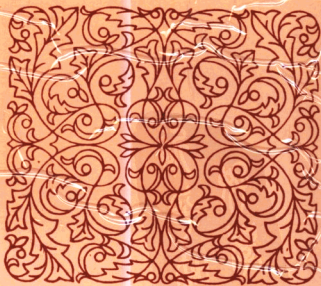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8 •



PDG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三版影印

呂序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爲其漸近自然。『天下惟自然最美，人工修飾之物，總不如自然的有天趣，所以文章要貴天籟。但是自然之美，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加以人工修飾，又是勢所必至的。這個，正代表着自上古至兩漢文學發展的趨勢。』

最古的文字，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或者亦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發見。我們所看得見的最古的文字，大約可分爲三類：一種是金石刻文，和尚書中真正出於古書的一部分，這是散文。一種如老子之類，這是口訣。一種如詩經中較古的一部分，（詩經的初起，其美是只在其首節的，辭句並無甚意味。而且往往三重四複，並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如詩經中之采芣即是。）這是詩歌。都是很質樸的。散文要到戰國策，歌訣之類要到易文言，韻文之類要到楚辭，才算較爲發達。（此以大體言，詩經中較後起的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內。大抵詩經中，風是較元始的，雅頌是較後起的。）這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事。秦漢之世，還是循着這個趨勢前進：散文如賈、壘、董、司馬氏等，固然是意無不盡。詩歌出於較通文墨的人的，則由四言發展爲五言；其存於農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的，則爲漢武帝時所采的趙、代、秦、楚之謳，後人以其機關之名稱之，謂之樂府。

這時候的文章，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出口成章，並不加以修飾。然而經過一個時代，人工

的修飾，就要隨之而起了。這一個運動，使文字的數目，大大增加。又把一部分古語，代替了當時的言語，使言文漸漸分離。這一個運動，把文字的內容擴大了，却使其趣味減少。

秦漢時代的字書，我們所知道的，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趙高所作的爰歷篇，胡毋敬所作的博學篇，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本有複字，後已被揚雄換去。）揚雄所作的訓纂篇，二千四十字。班固所作的十三章，七百三十二字。合計六千七十二字；現存的說文解字，則其都數爲九千三百十三，可見字數的逐漸增加。這種增加的字，果何從而來呢？我們試看東漢、魏、晉時崇尚古文學的人，每每營議人家不識古字，如尚書偽孔安國傳序說：「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這固然是野言，然其說亦必有所本。篆隸之異，只是筆畫形狀，識隸書的人，斷無不識篆書之理。然則所謂時人不識古文者，與其說是字體的改變，還不如說有許多廢而不用之字，又給好古的人去搬出來了。漢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而揚雄傳說：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所謂有用，就是日常使用的，所謂奇字，就是不甚行用的，如現今所謂業經死去的文字了。這許多字，給做文章喜歡博洽和生僻的人，又通統搬了出來。然而還不止此。國吳志唐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說：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可見當時好奇字的人，還有自造新字的。（當時好辭賦者，多稱其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等名詞中，必多新造之字。）把已廢不用的古字，通通搬了出來，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其所做的文章中，人

家不認得的字，自然多了。我們現在讀漢賦，生僻的字極多，就是爲此。這種趨勢，在做文章的人，除使人震驚其博洽，及感覺一種生僻之趣外，並無別種意味。

還有一種，便是所謂爾雅運動。雅與夏卽係一字。大概古代音讀之殊，以楚夏爲兩大宗，亦卽如今南北方言之異。因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古代的趨勢上，早就以夏言爲正。所以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孟子譏許行爲『南蠻貊舌之人』。然而到漢代，所謂爾雅者，已非復近於夏言之謂，而爲合於古語之意。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思慮甚美，小吏澁閉，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史記樂書說：『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其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莽頓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這所謂爾雅，明明都是近古之義。雅字何緣有古字之義呢？顏師古說：『爾雅，近正也。』蓋初以雅言爲正，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義，其後改以古語爲正，爾雅之義，就從近正變爲近古了。在此趨勢之下，修辭造句，都可以古爲準，不顧其與口語合否，不但不以之自嫌，而且還以之自矜，而言文遂漸漸分離。

言文的分離，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不過使人見了覺得有一種新奇之感。順此趨勢，遂有造句亦務求其特別的。譬如揚雄諫止哀帝拒絕鳥珠留單于來朝書說：『往時嘗居大宛之城，蹈鳥相之壘，探姑緇之壁，藉萬里之場，艾朝鮮之旃，披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此中屠城，蹈壘，探壁，藉場，艾旗，拔旗，句句變換，以及犁庭，掃閭，雲徹，席卷等，都是有意選用的新奇可喜，富於刺激性的字眼，而句調亦極整飭，這都是有意爲之的。這種文字，在當時大約惟憚得小學，而又擅長辭賦的人，乃能爲之，「達而已矣」的文學家，都不能爲。我們讀此等文字，亦未嘗不激賞其組織的精密，極人工修飾之美，然而比諸衝口而出，純任自然的文字，總還覺得其天趣的不如。文章最精微之處，在於聲調。聲調之美，無過於太史公，這大約是講舊文學的人，卜之八九，可以承認的。太史公的文章，聲調之美，原因何在呢？我敢說全在其基於口語。我們讀古書，覺得在先秦時代，句子的冗長，無過於墨子，在兩漢時代，則無過於史記。（足與史記並稱的，其實不少。如王充論衡，其辭句亦甚冗蔓。）墨子書句子的所以冗長，即因其上說下教，只求人之易解，而不求其美麗之故。史記句子之冗長，是人人所知，其實已經鈔寫的人刪節過了。真正史記的原文，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還要冗長一些，試看史通點煩篇所引可知。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長，無疑的，乃由其按照當時的口語寫出。此等文字，在言文業經分離，行文力求簡潔之世，文學家怕多數覺得其該刪改的，不過拘於尊古的習慣，少有人敢繼劉知幾之後而言點煩罷了。然而文章筆調最美的，却亦出於史記之中。試看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此中『年十歲則誦古文』一句，崔驥甫史記探原疑爲後人竄入，我亦頗有同感。今卽置此等考據問題於弗論，而這許多句子之中，除『年十歲則誦古文』，『於是遷仕爲郎中』，『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故發憤且卒』數語而外，無一句不有地名。使有意於做文章之人爲之，其聲調豈復可誦？卽使勉強做到可誦，亦至多不至於棘口，要求誦之而覺其和諧宛轉，必不可了。而太史公却能之。此豈其別有縵巧，不過卽本於當時的口語罷了。無論那一種語言，都有其自然的聲調，自然的聲調，無不和谐宛轉，曲盡其妙，爲學做文章的人窮老盡氣所不能至，此卽所謂天籟，此卽所謂自然，爲人工修飾所萬不能及。現在守舊的人，極力反對語體文字，而不知其所認爲最美，奉爲典型，終身學之而不能至的，正卽若干年前的語體文字；而現在的語體文字，過若干年後，其中精美的，亦必爲後人所欣賞，一如吾儕今日之於先秦兩漢之書，（俱鄙倍者除去。此則古文中亦有鄙倍者，不獨白話也。）雖事非吾儕所能見，而理却可以預決的了。

然當時的人，讀了此等文字，不過如我們今日之視語體文字，或者淺近文言，並不覺其如何美妙，而其所視爲美妙的，倒是加以人工修飾，使之與自然相遠的。於是用字務求新奇，造

句務求齊整，遂漸形成漢、魏時代的駢文了。駢文初興之時，去口語尚不甚遠，未至完全不適用於用。到後來愈離愈遠，不但不適實用，而且其所謂美者，亦實在覺得索然了。於是又有所謂剷除浮靡的運動，而韓退之遂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上古時代，文學漸次萌芽，到東周西漢之世而達於極盛。其時人工修飾之弊漸興，亦即自然之文體漸壞。至文體之壞達於極點，而文學上之所謂美者亦全亡，只贖些人工修飾的部分，索然無生氣了。自上古至南北朝之末，文學的變遷，實具有佛法上成、住、壞、空四種相，而先秦兩漢的文學史，該括著其中的前三種。

此時期的文學史，是非在文學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不能做的。不懂舊文學不好，不懂新文學又不好。而且講到此時的文學，非略通古書義例不可，這又是不能不懂得考據的。要這三方面兼擅之才，却真不易得了。而這一部書就是其書。內容讀後自然見得，無煩我的微引了。

三十年一月五日於孤島，武進呂思勉。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後梁文學	四
第三章	後唐文學	七
第四章	後晉文學	一一
第五章	後漢文學	一四
第六章	後周文學	一六
第七章	吳文學	二三
第八章	南唐文學	二六
第九章	前蜀文學	五一

第十章	後蜀文學	七八
第十一章	南漢文學	九二
第十二章	楚文學	九七
第十三章	吳越文學	一〇二
第十四章	閩文學	一〇八
第十五章	荆南文學	一一五
第十六章	北漢文學	一一九
第十七章	民間詞曲	一二一

五代文學

第一章 緒言

唐自黃巢亂後，藩鎮益發恣肆，互相吞併，中央早已無權過問。其時政府大權，俱入朱全忠一人之手，於是九〇七年，遂有代唐稱帝之事，而開五代紛亂之局。五代可以說是最紛亂的一個時代，故史有「亂五代」之稱。原來朱全忠既篡位，諸藩鎮當然不服，於是各逞其強，據地稱帝。故歷史上，除正統的梁、唐、晉、漢、周五代以外，當時尚有十國（即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荆南、北漢）。前後稱雄於中國，而五代也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其他東南與西南，均為十國所割據。直至九七九年，纔為宋所統一，五代紛亂的局面，至此纔告了閉幕。

五代既是這樣紛亂的時代，在五十餘年中連易了五次的朝代，國祚最長者，不過十七年（後

梁）而短者只有四年，（後漢）諸帝原皆恣橫的武夫，殺伐篡奪之不暇，還有什麼餘暇來談文學呢？文學之衰落，原是意中的事實。可是五代之外的十國，却也有年祚較長而地處較靜的，如西蜀、如江南、如浙、如閩，儘有一般文士來避地於此，仍可歌着他們愛好的文學，那倒也是意中的事實。所以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晉、漢、周）那是沒有什麼文學可以說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國，五代仍不愧爲有文學的一個時代，而且在文學史上還可稱爲一個燦爛的時期。

這燦爛便是「詞」是一種新體的詩，可以歌唱的，或稱爲長短句者是。詞原起於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後至於宋，始更發揮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說是詞的草創時代，若不經過這一個時代，詞的發展是不會有這樣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學史上，便永遠成爲一個可紀念的時代。

詞本來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纔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於是體裁漸多，內容漸富。五代詞的特色，那便是還富於平民色彩，還儘可上得娼女歌伶之口。因爲他們的詞，大多不外是離情閨思。這與後來什麼都談是不同的。因爲只寫些離情閨思，所以用不着標題，不像後來於詞調之下，必須再標一個題目。同時他們所寫，都是綺麗香豔，慣作小兒女的情態。正如趙崇祚所稱爲花

間。確是讀了他們的詞，如人在百花叢裏，一樣覺得倚紅偎綠，十分陶醉。雖然如李後主的也寫他亡國的悲哀，但這種在五代詞中却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數的詞人，總是高唱着「夜夜相思更漏殘，」（韋莊）「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牛嬌）「綺羅纖縷見肌膚，」（歐陽炯）「紅腮隱出枕函花，」（張泌）這種動人心肺搖人魂魄的情調的。正如歐陽炯所謂「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嫵媿之態。」（見花間集序）詞原是要取其「麗錦」按之於「香檀」而一方面無非欲「助嫵媿之態」使美人豔歌，相得益彰。否則滿篇辛酸語，豈非大煞風景了嗎？

五代除了詞足以燦爛於一時外，詩壇亦頗呈活躍的氣象，當時寫舊體詩的人，依然很多。惟詩格不高，已不能與詞爭雄強了。陸游所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乃高麗，後世莫及。」（見花間集跋）這話是很對的。

第二章 後梁文學

五代的第一個朝代是梁，牠的始祖是朱全忠，於九〇七年廢唐帝而自立。可是好景不常，卽位六年，就被鄧王友珪所弑。不久末帝卽位，也不過是十一年，結果又被後唐莊宗所滅，他遂自殺。

這樣短促的十七年，在干戈擾亂之中，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文學的。又況太祖朱全忠，本是黃巢的賊將，史稱「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可見得他是一個無賴之類，毫不知書。同時前蜀亦於那時建國。蜀地本較爲富庶之區，且隔絕中原，少受兵亂，故一般文人學士，率多避難於那裏，而中原文學，遂變爲淹沒無聞了。茲就現時尚有存詩諸家，如羅紹威，羅袞，王鎔等，略述如下：

羅紹威字端己，魏州 貴鄉人。唐末以父蔭官魏博節度使，封鄴王。他見唐祚日衰，太祖兵強，故很傾心附結。及太祖稱帝，以他爲太傅，兼中書令。年三十四卒。贈尚書令。

他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史稱他「工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

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見五代史本傳）那時羅隱佐吳越錢鏐軍幕，他最嗜其作，因目自己所作爲偷江東集，共五卷。但今只存詩二首，柳云：

妝點青春更有誰？青春富許占先知。亞夫營畔風輕處，元亮門前日暖時。花密宛如蠟六出，葉繁何惜借雙眉。交情別緒論多少，好向行人贈一枝。

羅衞字子訓，臨邛人。唐大順中，歷左拾遺，起居郎。後入梁，事太祖爲禮部員外郎。他曾勸羅隱來就夕郎，而羅隱終不肯就。著有詩集二卷，今只存三首。清明登本先城樓云：

年來年去只艱危，春半臺山草尚衰。四海清平善傷見，五陵寒食小臣悲。樽銷井邑隈樓檻，雪滿川原泥酒卮。拭盡賈生無限淚，一行歸雁遠參差。

王鐸，其先回鶻人。唐中和中，襲父位爲成德軍節度使，封常山郡王。太祖卽位，改封趙王，後竟爲大將張文禮所弑。他雖爲異族人士，亦善於詩。今傳有他哭趙州和尚詩二首，茲錄其一首如下：

佛日西傾祖印墜，珠沈丹沼月沈輝。影教丈室爐煙慘，風起禪堂松韻微。隻履乍來留化跡，五天何處又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澹然對雪幃。

此外李京，許鼎，均梁貞明六年進士。京有除夜長安作云：「長安朔風起，窮巷掩雙扉。新歲明朝是，故鄉何路歸？鬢絲總鏡色，飄雪奪燈輝。却羨秦州雁，逢春盡北飛。」鼎有嶺嶺四望云：「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宮秋樹獨蒼蒼。」均稱新警。五代史尙稱有張策字少逸，懷遠人。聰慧好學，尤樂章句。官終刑部尙書。著有詞制歌詩二十卷。李暉字公度，亦懷遠人。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官諫議大夫。張儁字彥臣，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官至禮部郎中。餘外則無所聞云。

第三章 後唐文學

李存勗於九二三年滅了後梁而稱帝，是爲後唐莊宗。但他自己只卽位三年，至第四年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於是明宗嗣位，凡八年而殂。次年閔帝卽位，四月被李從珂所廢而自立，是爲廢帝。廢帝卽位三年，又爲晉高祖石敬瑭所滅，（九三六）國遂亡。自莊宗至廢帝，雖四主，而建國不過十四年，較之後梁，又要少了三年。

在這十四年中，當然也無文學可言。幸而莊宗是個愛好文藝的帝王，史稱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見新五代史伶官傳）可知他在當時一定製了許多詞曲。他自己爲伶人所殺，也正可說爲文藝而犧牲呢！只可惜他在位太暫，國祚又短，除他一人以外，其餘竟也默默無聞，這與後梁可說是同樣的。

莊宗李存勗（八八五——九二六）其先本沙陀人，以有功於唐，唐懿宗時乃賜姓李。他幼有

奇表，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于梁開平二年（九〇八）即晉王位，九二三年滅梁而自立。但他因喜音樂歌舞俳優之戲，以致荒於政治，卒爲伶人郭從謙所弑，且其尸亦爲所焚，可謂死得慘極。他自即位至死，不過四年罷了。年四十二。

他雖然是個武夫，但却懂得一手好詞，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說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他的詞今只在四首却也寫得情學小女兒的風姿，如夢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艷。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燈重。

又如陽臺夢：

薄羅衫子念浣綉，圍裙腰怯銖衣重。笑迎移步小蘭叢，彈金朝玉鳳。嬌多情脈脈，羞把同心

撚弄。楚天雲雨却相和，又入陽臺夢。

這些都寫得深摯婉約，有旖旎的風格的。我們讀到此詞，誰還相信他是個縱橫疆場的代北健兒呢。

此外可略述者：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中和中，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昭宗遷洛陽，授禮部侍郎。入梁爲禮部尙書。莊宗平定河南，以他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二五）卒，贈右僕射。

他著有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以善於詩賦，見稱於當世。

李琪字台秀，隴西人。幼時亦擅文名。昭宗時，李勣父子以文學知名，他年十八，袖賦一軸謁勣，勣後驚異，爲之倒屣相迎。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梁祖受禪，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莊宗入汴，素聞他名，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年六十卒。他有金門集十卷，大行於世。

李襲吉，洛陽人。乾符末應進士舉。時中原喪亂，他乃避地太原，武皇（李克用）署爲府掾。後宰書記。當時羽檄軍書，多出他手。天祐二年（九〇六）卒。後追贈禮部尚書。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與羅隱、李山甫並有文譽。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充翰林學士。莊宗入汴，他以例貶沂州。天復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他在當時，文稱甚高，尤長於駢啓，編有東堂集十卷行於世。

又有烏震，冀州信都人，好爲詩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盧士衡天成間進士，有詩集一卷。

今存詩七首，詩格不甚高，花落云：「迎風嘯未已，和雨落簾歎。千枝與萬枝，不如一竿竹。」

第四章 後晉文學

後晉的始祖爲高祖石敬瑭，他本出於西夷，以其父臬振爲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平州刺史，遂留居中城。後於九三六年僱契丹兵而滅後唐，契丹立他爲晉帝。並與契丹主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及高祖死，姪重貴繼位，是爲出帝，奢侈自縱，又欲與契丹絕歡。結果於九四六年又爲契丹所滅，虜出帝而去，幽於黃龍府。

後晉的年祚也是很暫，不過十一年罷了。以言文學，當然也是很衰落的。惟有一事殊堪我們注意者，卽在這樣混亂匆促的時期中，居然撰成了唐書二百卷。這是一部歷史的鉅著，雖然與歐陽修所撰的新唐書較爲繁雜，然其長處亦不可掩。故清代刊行二十四史時，卽將此二書並收兼蓄。而後之研究唐史者，亦無不並及此二書的。奉詔撰此書者爲劉昫。（八八七——九四六）他字耀遠，涿州歸義人。神采秀拔，文學優贖，與兄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初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後唐莊宗卽

位，拜他爲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至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高祖稱帝，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後奉使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護國公。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契丹犯京師，他以眼疾留於東京。其年病卒，年六十。他撰唐書，新舊五代史本傳，均未述及，大約自宋嘉祐以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已廢，故作傳者遂把他漏略，亦未可知。他撰此書，原有藍本，故編撰較易，大約卽在高祖卽位後數年成之。

當時又有尹玉羽、鄭雲叟二人，以詩文名一時。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後唐時，又爲光祿少卿。後退居秦中，以詩酒林泉自樂，因號自然先生。及高祖入洛，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因老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不久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於世。

鄭雲叟本名邀，南燕人。雲叟乃他的字，因避後唐明宗廟諱，故遂以字行。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時，曾應進士舉不第，遂欲攜妻子隱居不出。其妻非之，他乃薄遊數郡，獲數百緡以贖其家，已則辭職而去。初入少室山，著擬子詩三十六章。後遊華陰。高祖卽位，聞他名，徵爲右諫議大夫，他稱疾不起。

上表陳謝。高祖因賜他號逍遙先生，以諫譏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他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一時海內爭傳誦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此外又有熊皎者，亦以能詩名。皎不知何許人，自號九華山人。後唐清泰二年（九三五）進士。延安節度使劉景巖，洋爲差事。高祖時，他說景巖歸朝，以功擢右諫議大夫。不久坐事，貶爲上津令。他丁古律詩，語意甚妙，有屠龍南金二集。早梅云：

江南迎臘時，已亞雪中枝。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人情皆共惜，天意欲教遲。莫訝無濃豔，芳筵正好吹。

又有史圭常山人，官刑部侍郎。裴錦字司東，河東人，官兵部尚書。韓憚字子重，太原晉陽人，官兵部尚書。盧質字子微，河南人，官太子太保。崔棣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官太常卿。此數人五代史均稱他們好學善屬文，在當時文壇上亦有一部分的力量。

第五章 後漢文學

後漢自建國至亡國，不過四年而已。（九四七——九五〇）這在歷代建國的年祚中，可說是最短了。後晉既爲契丹所滅，次年二月，高祖劉知遠即稱帝於晉陽。六月入大梁，乃正式改國號爲漢。又次年二月，高祖殂，周王承裕立，是爲隱帝。即位三年，爲郭威所滅，國遂亡。

後漢以四年而建國亡國，且易二主，真如曇花一現。當然在如此短促亂離之間，政治上猶未上了軌道，欲言文學，自屬難乎其難。我們在前面所述的梁、唐、晉三朝，均以無文學可言爲遺憾。但雖無文學，終尚有可述之處，不過求其次者而已。若言後漢，則誠無文學之可言了。史稱高祖「昔位戎藩，素虧物望。泊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師，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爲君之德也。」而「隱帝以尙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

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播三叛，雖僅滅於機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於狼狽。自古覆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以如此情形之下，除殺奪而外，還有什麼可以談呢？無已，惟李崧尙可爲此時代一作家耳。餘外則無可述者。

李崧，深州饒陽人。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卽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後唐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他以參軍從事。那時推官李彥掌書，他見彥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說：「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柔因試他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皆稱道不置。由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明宗時，累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晉祖入洛，召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帝嗣位，充樞密使。國亡，契丹主甚稱其才，嘗謂左右道：「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以爲太子太師。高祖稱帝，與馮道和彥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後爲蘇逢吉所誣，舉家遇害，少長成尸於市，人多冤之。

第六章 後周文學

後周太祖郭威，本爲後漢樞密使，以隱帝欲殺他，他乃舉兵而反，於九五一年即皇帝位。越三年而殂，晉王柴榮嗣位，是爲世宗。世宗雖有德政，惜降平不永，美志不成，即位六年而殂。子恭帝立，未及一年，遜位於宋，（九六〇）國祚遂絕。自建國至廢國，先後亦不過十年而已。

後周的年祚也是這樣的短促，按理也是無文學之可言的。但是後周却有兩個特別原因，遂使五代文學之中，以後周爲最興盛。其一，當然由于當時帝王的倡導。史稱世宗「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新五代史本紀）五代本來是一個極混亂的時代，諸帝均以殺伐爲主，非子弑其父，即臣篡其君。以如此局面之中，還有暇暇來談文學。而諸帝又多是橫恣的武夫，固不知文學爲何物。遂使中原文士，東西避難，而呈荒落之象。後周之所以能得興盛一些，亦未始非世宗之能倡導有以致之。其二，五代既然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各朝的年

祚又是十分短促，故能臣事一朝者，殊寥寥無幾。歐陽修嘗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見新五代史雜傳第四十二）所以有許多文學之士，如和凝、馮道、楊凝式、王仁裕等輩，均臣事四朝，不以為恥。前數朝文學之寥落無聞，一半就由於這般文士不能全節，而後周文學之得特盛，也由於這般文士之仍能來朝的緣故。

和凝（八九八——九五五）字成縉，鄆州須昌人，少好學書，一覽即能知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恩召人以五色筆一束給他，說道：「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初為梁義成軍節度使賀正從事，璠愛其才，以女妻之。後唐時，拜殿中侍御史，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入晉，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祖時，拜為太子太傅，封魯國公。至世宗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他姿狀秀拔，神采射人，性好修整，車服僕從，必加華楚，又好延納後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為文章，長於短歌豔曲，有「曲子相公」之稱。在中原文學中，他可說是魯靈光殿了。他的著述甚富，有演翰游藝孝悌疑獄香齋錄全六集，凡百卷。當時自纂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人以是非之。

他因為愛寫豔曲，又以相公應厚重有德，未免所玷，故後來他專托人收拾此種豔曲焚毀。並將原有的香奩集，改名於韓偓。宋朝類苑云：

和魯公疑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疑後世，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爲也。
疑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賦、香奩、藏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藏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言之。比疑之意也。

這樣看來，他既好文學，又愛相位，真是一個患得患失的人了。但他雖焚毀豔詞，畢竟還未曾全被焚完，我們還有二十四首，可以看到，（見全唐詩所錄）這裏面也儘有寫男女間的豔情的，如江城子：

迎得郎來入繡闌，語相思，連理枝。鬢亂釵垂，梳墮印山眉。姪姪情嬌不語，纖玉手，撫郎衣。

又如臨江仙：

披袍窄地紅宮錦，鶯語時轉輕音。碧羅冠子穩犀勢，鳳凰雙颯步搖金。肌骨細勻紅玉軟，臉波微送春心。嬌羞不肯入鴛衾，闌膏光裏兩情深。

像這種的描寫，不但豔而已，而已近乎透骨的狎昵了。他也工詩，有宮詞百首，但多是頌聖歌功之作，

在藝術上殊遜於詞。茲姑舉較清新者二首如下：

續金團扇對織絲，正是深宮捧日時，要對君王說幽意，低頭佯念婕妤詩。

繡額朱門插艾人，養將角黍近香唇。平明朝下誇宣賜，五色香絲繫臂新。

馮道（八八六——九五四）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唐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據。守光敗，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那時莊宗已併有河北，卽以他掌書記，軍中文翰，一以委之。及卽位，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明宗時，累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尙書，加尙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晉祖入洛，以他爲首相。尋加司徒兼侍中，進魯國公，改燕國公。漢高祖時，拜太師。他以連事三朝，自以爲榮，因自號長樂老。太祖卽位，復拜太師，中書令。世宗時爲山陵使，其年卒，年七十三。贈尙書令，追封瀛王，諡文懿。

他自幼純厚好學，善於屬文。披誦吟諷，終年不息。史稱他「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實則他的爲詩，正如其人，淺近而多理語，如偶作：

莫爲危時使館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窮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他本有詩集十卷，但今只存五首。他在後唐明宗時，以諸經糾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影爲印版，流布天下。這爲中國影版之最早者，於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

楊凝式（八七〇——九五四）字景度，華陰人。唐昭宗時登進士第，授度支巡官。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後唐莊宗時，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入晉，改太子賓客。至漢，歷少傅、少師。太祖時，以年老求致政，官至太子太保。年八十五卒，贈太子太傅。

他爲人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長於歌詩。洛川寺觀藍縷粉壁之上，題紀殆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今存詩三首，贈張全義云：

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

王仁裕（八八〇——九五六）字德榮，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漸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歸蜀，他乃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後唐莊宗平蜀，他復爲秦州節度判官。晉高祖入立，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後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

他性曉音律，喜爲詩。與和凝同以文章知名。少時曾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灌之，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平生所作詩爲西江集百卷。然今只存一卷了。其詩殊平淺，無甚意趣可言。如放猿：

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躡攀慳慳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後周除此四位老詩人外，諒亦掩沒無所聞。惟全唐詩尚錄孟賈詩一卷。云賈字一之，建安人。初客江南，後仕周。五代史無他傳。惟青才子傳說他關中人，爲性疎野，不以榮官爲意。周世宗幸廣陵，他獻詩一卷，首篇貽譚先生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不悅，說：「朕伐叛弔民，何得有巢無主之說。」獻朕則可，他人則啣必不免。一途只賜釋褐進士虛名而已。後不知所終。是他當非仕周者。其詩多寫隱逸生涯者，蓋爲一不得志的隱逸詩人。如宿山寺：

浮山盡日行，方聽遠鐘聲。入院逢僧定，登樓見月生。露垂草木潤，泉落一岩清。此景關吾事，通宵寐不成。

後周能以散文著稱者，惟賈緯爲最。緯真定獲鹿人。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後唐天成中，

范延光辟爲趙州軍事判官。入晉，爲太常博士，非他所好。改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後漢時，仍爲史館修撰。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後爲監修王峻所劾，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廣順二年卒。

他長於史學，勤於撰述。嘗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編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又有草堂集三十卷，並傳於世。當時因他議論剛強，同輩均不平之，有目之爲賈鐵嘴云。

此外馬裔字慶先，棗州商河人，卒贈太子少傅。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卒贈侍中。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亦均以文章知名於一時者。

第七章 吳文學

五代的梁、唐、晉、漢、周，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此外在東南與西南，儘有羣雄割據着，卽史所稱的十國。吳就是最早佔據於東南的一個大國，據有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吳太祖楊行密，以唐昭宗乾寧二年（八九五）封爲安農郡王，天復二年（九〇一）進爵爲吳王。吳之有國，蓋自此始。唐亡之後，吳主雖未稱帝，亦不臣事後梁，仍從唐朔。直至梁末帝貞元五年（九一九）高祖始改元武義，用天子禮，然猶稱吳國王。洎至睿帝，始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二七）正式卽皇帝位。至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三七）禪位於南唐，國遂亡。

吳以建國未久，故當時文學之士，如韓熙載、宋齊丘之輩，均後仕於南唐。惟殷文圭、沈顏、游恭諸人，尙可稱耀於一時者。

殷文圭，池州人。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乾寧中，以朱全忠表薦及第，尋爲

妻樞宣諭判官。後南歸。寧國節度使田頰雅重儒士，置田宅以迎他。頰死，事太祖父子，掌書記。終左千牛衛將軍。

他以文章著名於當時，著作甚富，有登龍集十卷，從軍彙二十卷，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今存詩一卷。唐末詞場，請託公行，他與游藝，獨步場屋，其名重可知。八月十五夜云：

萬里無雲鏡九州，最圓圓夜是中秋。滿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疑欲流。華嶽影寒清露第，海門風急白潮頭。因君照我丹心事，減得愁人一夕愁。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因中原喪亂，乃南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

他少有詞藻，琴弈皆佳，時人目爲「下水船」，意爲文精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疾當世文章浮靡，做古著書百篇爲聲書十卷，又有解聲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亦能詩，今存二首，其一寄友人云：

江湖勞逼轉，祇自長愁襟。到處慵開口，何人可話心。登樓得句遠，望月抒情深。却憶山齋後，猿

聲相伴吟。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初爲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不久卒。他博學能文辭。嘗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甚相傳誦。所著有小東集三卷，廣東集四卷。

此外王振仕高祖兄弟爲史官。撰太祖等本紀。信都鎬撰灑上英雄小錄二卷。陳潛廬陵人，容帝時爲中書舍人，撰吳錄二十卷。均稱有良史之才，而其文亦甚傳於當時。

第八章 南唐文學

南唐受吳禪而建國，擁有江淮諸地。宋史南唐世家稱爲「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自建國（九三七）至滅亡（九七五）凡三十餘年，雖自元宗中興（九五八）以後，奉周正朔，國勢漸衰，但江南畢竟富庶之區，君主又重視文士，愛好文藝，故文學仍很鼎盛，可與西蜀媲美。陳世修敘馮延巳的陽春集云：「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儕親舊，或當講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歌之。」卽可以爲明證了。

南唐文學，雖以詞爲主，但可惜得很，詞集傳於今者，只元宗，後主父子及馮延巳三人而已。有人以爲南唐的詞人，常不亞於西蜀。特以西蜀有人像趙崇祚者，爲之選集他們蜀中詞人的作品，（花間集）故得流傳於今，爲世人所知。南唐也許遭了這一個沒有結集的劫，所以有許多詞人，作品皆不免於淪亡，而爲世人所不知。這話誠然不錯。否則我們對於南唐，當更能見到他們許多第一流詞

人珍貴的作品的。

但南唐在這方面雖然感到損失，另一方面如詩文之類，著名作家如韓熙載、李建勳、陳陶、徐鉉諸輩，仍有見於史傳的。他們雖不工於詞，但在當時也頗有一部分的努力，而比之於西蜀以外其他諸國，仍可以雄傲一時的。

元宗李璟（九一六——九六一）字伯玉，本徐州人。初名景通，嗣位（九四三）後，始更名璟。爲烈祖李昇的長子。初爲兗部郎中。烈祖爲齊王，他爲王太子。烈祖受禪，他封吳王，又徙齊王。後又立爲皇太子。烈祖卒，他嗣位，是爲中主。那時南唐佔有江淮三十餘州，國勢頗盛。可惜他用人不當，如魯、魏、岑、查、文、徽、馮、延、己、馮、延、己、馮、延、己等，當時斥之爲「五鬼」，一他都，分信任保大十五年（九五七）周世宗親自率兵南征，直至江口，他懼周師南渡，乃遣使盡獻江北諸地，對周割江爲界，並派使臣去帝號，本周正朔，又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過了三年，他遣使獻南唐，其後後主告哀於宋，高宗皇帝，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

李璟治國的才能雖遜，但他的文學却有天賦，馬令南唐書評他「有文學，甫十歲，吟詩可聽」云。

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陸游南唐書亦謂「幼工屬文，多才藝，好讀書。」他因爲自己好於文學，故對文學之士，頗爲接近，甚至相待如布衣交。唐餘紀傳云：

中主接羣臣如布衣交。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帽，欲冠褐可乎？」其待士有禮如此。

又其命在唐書云：

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可知他對文士，時相嬉戲，毫無君臣之分了。可惜他的詩詞傳於今的已經不多，（全唐詩錄他詩二首，詞三首。）但亦可見他偉大的地方。茲錄其擢破浣溪沙如下：

萼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顛顛，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手卷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瑣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

雨中愁。回首淥波三峽暮，接天流。

這二首詞，都是表示他一種哀婉的作風。王國維所謂「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見人間詞話）正惟其「美人遲暮」而愈覺其高雋之處。

他的詩，較遜於其詞，但亦別有韻致，如元日大雪登樓賦詩：

珠璣高卷莫輕遺，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纏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曾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後主李煜（九三七——九七八）字重光，爲李璟第六子。本名從嘉，即位後始改今名。初封爲安定郡公。後徙吳王。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立爲太子。那時元宗南遷於豫章，卽以他留金陵監國。就是在是年秋，元宗晏駕，他嗣立爲後主。可是那時國勢已弱，早已稱臣於北朝，但幸有他的愛妻昭惠周后，天天和他混在一起，他爲了她的美貌，他爲了她的歌聲，故尙能過他逸樂的生活。國事任他去罷，這真是他的詞人的本色。然而昭惠周后不久卽死（九六四）他於是傷心起來了。而且宋太祖比周世宗還要厲害，不但叫他稱臣納貢而已，大有遣將調兵，尅日掃滅之意。因此屢叫他進京

受爵，他的心於是漸漸感到不安起來了，他的生活當然漸爲憂鬱所籠罩。果然不到幾年，宋太祖已遣大將曹彬等，率水陸師積極進攻，當時他猶爲近臣所蒙蔽，以爲長江天險，可保無虞；不想宋師在長江築了浮梁，渡江而來。直至兵圍金陵，他還不知，聽沙門德明等，在浮屠室講解楞嚴圓覺經。結果，金陵被陷，他不得已，與近臣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他遂爲俘虜了。第二年（九七六）他到了宋，着了白衣，向太祖請罪，太祖封他爲道安侯。這樣侮辱的封號，對他只有位益不已的。他崩壞還會覺得生之可戀，他是早已無意於人世間了。至宋太宗立，始改封爲隴西郡公，然亦受了不少冷潮與熱罵。所謂「此中日月，只以眼淚洗面」者也。這樣過了三年（九七八）他於七月七日誕辰那天，因爲在賜第中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爲震怒。又傳他有「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諸詞句，遂以爲他猶懷念故國，命楚王元佐等賜酒，他遂中牽機藥毒，頭足相就，前卻幾十回，痛苦不堪而死。

在歷代帝王之中，李煜可以說是特別愛好文學的一個。據說他在圍城之中，猶作臨江仙詞，水就而城已破。（見西清詩話）無怪宋太祖要說：「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禽也。」又傳

他於去國之時，作破陣子云：

四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鳳闕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

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蘇東坡說他「當痛哭於九廟，下謝其民而行；却乃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哉！」似頗譴責他對國家的淡漠，而反依戀於兒女歌曲身上。但於此均足見他之愛好文學，殊出於天性。他寧願致國家於不顧，而不能拋棄他所愛好的文學。也因有如此的愛好，遂使他人造詣爲更深。他不但對當時花間詞作家可以雄視，實亦可稱爲古今第一大詞人呢。王鵬運尊之爲「詞中之帝」，確是當之無愧。

他的詞可分爲三期來研究。第一期，約自他幼年至昭惠周后的死（九四六）昭惠周后的死，實在給他一個大刺激，同時國勢日蹙，漸使他感覺生之無味，直至他國亡北遷（九七五）這可以說是他詞的第二時期。自亡國至死，雖然不過三年，卻是他的詞的大轉變時期，他已由至尊的帝王而降爲階下的囚虜，一切的生活已失他的自由。他感覺失望，其實他已感覺絕望了。他不但感覺生之無味，而已感覺生之無戀了。這時期的詞，真如王國維所說「以血書者也。」因爲「血書」故更

能感人，更見牠偉大的地方。

關於他第一期的詞，我們可以用「溫香華麗」四字來形容牠，正如鶯啼春晚，蝶飛花叢，一樣的令人留連忘返。例如「斛珠」：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裵殘色可盃，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第二期的詞漸漸轉於悲哀途境，我們可以用「黯澹蕭颯」四字來形容牠。他宛如嫠婦的夜泣，怨女的哀訴，有說不盡的淒其哀婉。例如「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又如「長相思」：

雲一緜，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擊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這些，都足見他有無可奈何處境淒苦的地方。他惜春花謝太匆忽，他惜芭蕉被風雨摧殘。真是觸景生情，使他不少的惆悵與感慨。

至第三期則完全陷入於所謂「血書」者，該已處「悲絕淒慘」的境地了。這時他是說不出「多少恨」「幾多愁」來，正如子規泣血，孤猿哀啼，簡直使人不忍卒聽，沁人心脾。例如憶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又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又如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

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這些都爲後人傳誦不已的詞句，而變成爲千古的絕唱。至於詩，雖較遜於其詞，但亦具有真情的流

露，與真實物均能融化起來。如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一詩，亦見其真情之處，非亂堆字句者可比。其詩如下：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盡閒坐細思量。

總之，李煜是南唐最傑出的詞人，無疑的也是五代最著名的作家。我們於敘述他的文學之時，不憚煩來再三致意的。

馮延巳（九〇三——九六〇）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少有膽識，以文字見稱於時。烈祖授他以校書郎，與元宗相遊處。元宗爲元帥，以他掌書記。惟爲人輕脫，常以計排斥異己。陸游南唐書云：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承郎？」晟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談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冀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以敗國家耳。」

是可知他的行爲，頗爲一般朝臣所不滿。元宗唯愛他的才能，故欲斥而未果。及元宗卽位，他乃喜形

於色。拜他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與他的弟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諸人，侵害時政。時人號爲「五鬼」。後又自中書侍郎，拜同平章事。肆言自己才略，經營天下而有餘。元宗以爲然，悉委以政事。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諸地，始罷他爲太子太傅。宋太祖建隆元年卒，諡曰忠肅。

延己爲人雖不足取，然其爲詞，除李煜外，確可獨當一面。王國維云：「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見人間詞話）的是確評。例如蝶戀花：

蕭索清秋珠淚墜，枕簟微涼，展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塔下寒聲啼絡緯，庭樹金風，悄悄重門閉。可惜舊歡攜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這種雖不過寫些閨情離思，而情致真切，確足以表示他的藝術手腕的高超。又如歸國謠：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
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又如憶江南：

今日相逢花未發，正是去年別離時節。東風次第有花開，恁時須約却重來。重來不怕花堪折，祇恐明年花發人離別。別離若向百花時，東風彈淚有誰知！

都是旨趣詞微，委婉沉鬱，無怪後之詞家如晏殊、歐陽修諸輩，都學他的詞呢。延已有陽春集，今傳於世。

此外南唐詞人，傳說尚有張泌，全唐詩錄他的詞二十七首。（花間集同）然據近人胡適研究所得，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餘年，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花間集稱人的官爵，皆是結集時的官爵，若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所以那個詞人張泌，大約也是蜀人，此說頗可信從，因此我們也不在這裏敘說，而劃到西蜀去了。又有王衍化考，建州人，亦善爲詞，全唐詩云：

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符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銜璧之辱也。」由是有寵。

又據十國春秋云，元宗所作浣溪沙二首，即以手書賜感化者。是可知他亦是當時一個著名詞人。可惜詞已不傳，我們無從研究起了。

南唐詞人雖少，而作舊體詩的卻很多。著名者有韓熙載、李建勳、沈彬、孫勣、廖凝、陳陶、陳貺、劉洞、

江爲、伍喬、左僊、李中、孟賓于、成彥雄、及徐鉉等諸人。

韓熙載（九〇二——九七〇）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進士第。明宗時，以父光嗣見殺，來奔於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因里民趙氏女有美色，遂娶爲正室。烈祖受禪，用爲秘書郎。補元宗於東宮。及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常時宋齊丘、馮延巳輩頗忌恨他。後主嗣立，拜爲兵部尙書，終中書侍郎。然風流自賞，性忽細謹，老而益甚。家中蓄妓四十輩，縱她們出入，與客雜居。因此物議闐然，他猶說：「吾爲比以自污，避人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完端。」後主亦無如之何。年六十九卒，贈爲右僕射同平章事，諡曰文靖。

熙載風采照物，高節無所卑屈。江南都稱之爲「韓夫子」。據說嚴續曾請他爲其父撰神道碑，遺珍貨巨萬，而他但殺其譜裔品秩而已，不肯加以頌揚。嚴續慊之，他遂送其所贈。他所著有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但今都散佚。今所存者，惟全唐詩錄詩五首，及零碎散文而已。其詩描寫直率，無蘊藉之處。如感懷詩：

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

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邊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將前頭擁將去。

李建勳（？——九五七）字致堯，廣陵人。爲義祖徐溫之婿，烈祖受禪，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乃罷他爲撫州節度使。後又召拜爲司空。那時他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於泉石之間。累表乞骸骨，因以司徒致仕，並賜號爲鍾山公。及卒，贈太保，諡曰靖。

建勳博覽經史。爲詩少時猶涉浮靡，晚年則頗清淡平易，見稱於當時。如殿妓與惜花：

自爲專房甚，忽忽有所傷。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恨枕堆雲鬢，啼襟搵月黃。起來猶忍惡，剪破繡鴛鴦。

淡淡西園日又垂，一尊何忍負芳枝。莫言風雨長相促，直是晴明得幾時？心破只愁鶯殘落，眼穿唯怕客來遲。年年使我成狂叟，腸斷紅牋幾首詩！

這二首詩，適足表示他前期與後期作品不同的地方。建勳本有集二十卷，但今只傳詩一卷。

當時與李建勳爲詩友者，有沈彬、孫鮒、廖凝諸人，亦均有詩名。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亂離，浪跡湘湖，隱於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烈祖欲取吳自代，他遂獻畫山水詩，有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因表授校書郎。後以吏部郎中，致仕還山。直至元宗南遷都於豫章，那時他年已八十餘，來求見道：「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爲厚賜粟帛，並署他的兒子元，爲祕書省正字。

他天才狂逸，下筆成章。幼經喪亂，又舉進士不第，故頗抑鬱。他的詩，卽多悲憤慷慨之詞，這也是必然的趨勢罷。如都門送客：

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瀟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

又如弔邊人：

殺聲沈後野風悲，漢月高時望不歸。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猶自寄寒衣。

這種的歌調，大類唐人邊塞派的遺風。故沈彬雖與李建勳爲詩友，然兩人作風截然不同，這也許是兩人處境截然不同原因罷。

孫勣字伯魚，南昌人。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澤江，他也與之從遊。故他的詩，頗得鄭體。後烈祖召見，授爲宗正郎。與李建勳、沈彬時相唱和，結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適他不在，彬議他詩道：「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他忽出，問彬道：「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道：「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燈消寶鴨香。非爐上作而何？」聞座爲之大笑。實則他的詩，確如沈彬之所評。又有題金口寺一首：

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羣塵。過橋妨僧定，驚濤礙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

當時與張祐所題「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前後並稱，一時以爲絕唱。惟胡仔茗溪漁隱詩話說他不及，謂「如驚濤礙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確是有矜街過甚之處。

廖凝字熙績，虔州人。初隱衡岳。楚亡，與馬希昇同遷金陵。元宗授以水部員外郎，出爲建昌令。終江州團練副使。善於諷吟，與李建勳爲詩友。當時學詩者多造其門。他十歲，吟詠棋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已極有可觀。有詩集七卷，今但存詩三首。聞蟬云：

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

亦頗雋永耐味，無怪當時認爲絕唱的。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時學於長安，自恨亂世，不得逞其志。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聞知宋齊丘秉政，自度與己意不合，遂隱居洪州西山，日以詩酒爲事。元宗雖聞他的詩名，而未及召之。後有靈至落星灘，欲召見，恐他不肯盡言，知他嗜鮮，乃僞使人賣鮮於他門，他果出而唱鮮。賣者因問：「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他道：「星落不還。」果然元宗未幾即殂，他自己也不知所終。

他雖然是個隱士，但卻是有濟世之志，而只未遇明主而已。「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自詠）「好向明朝荐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寄水部任嘏郎中）即可知他隱痛的一斑了。所以他寫的詩，亦多悲憤淒婉之作，與沈彬有同一的作風。如隴西行之一：
臂捕匈奴不斃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又如江上逢故人：

十年蓬轉金陵道，長哭青生身不早。故鄉蓬盡白頭人，滿江顏色何曾老！
都足以表示他一種感慨抑鬱之氣的。

陳贖，南閩人，亦爲南唐臣士，居廬山凡三十年。專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輒已遠播四方。因并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他入見元宗，則「絨巾篋帶，布裘鹿鞞。」詔授江州士曹掾。因辭不就，仍歸粟菑。諱曰公士。五卒。他的詩今只有一首景陽臺懷古云：

景陽六朝地，蓬檢自涼衣。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

其詩清波古樸，有如其人當時如劉洞、江爲，均出其門下。

劉洞，廬陵人。亦隱居廬山。凡二十年。學詩於陳贖，輒浹旬不洗面。長於五言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時，洞獻詩百篇，其首篇石城懷古云：

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後主爲之改容，掩卷不復再讀。因此他也不得見召，仍還廬陵。及金陵被圍，他寫詩著於路旁云：「千

里長江皆渡馬，十年善士得何人？可知他也是個不得志的詩人。

江爲宋州人，自避亂家居於建陽。居廬山也二十年。元宗初設貢舉，他去應試，屢不得第，因此頗快快不能自己。意欲棄書東亡吳越，爲同謀者所發，遂以有罪伏誅。他也是個不得志的詩人，故言多情惜，如登潤州城：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霓。鳥與孤帆遠，煙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襄陵西。

江爲又有弟子方若松，盛時人，詩名與劉洞相埒。如宿江城的一首：飛南浦，結初筵，月滿西樓添半醉。一、曉來風暖纒依前去，日斷遙山數點青。一均新警可喜，故時人有目之爲夏江城云。

伍喬，廬山人，性好學，以誰人無出他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困學數年，苦節自奮。後以得山中浮屠資助，入金陵舉進士，竟列第一，仕至考功員外郎。其詩多寫景物及胸懷，大約是他未及第時所作。如辭居離友人：

辭居雖愛近林泉，幽徑閑居碧蘚連。向竹掩扉隨鶴息，就溪安石學僧禪。古琴帶月音聲亮，山

果經霜氣味全。多謝故交憐朴野，隔雲時復寄佳篇。

左偃亦南唐人，居金陵不仕。能詩，有鍾山集一卷。他與李中似很友善。李中常有詩寄他，如「蕭條陋巷綠苔侵，何事君心似我心！」「每病風騷路，荒涼人莫遊。惟君還似我，成癖未能休。」他的詩瀟灑清新，如送君去：

關河月未曉，行子心已急。佳人無一言，獨背殘燈泣。

又如江上晚泊：

寒雲淡淡天無際，片帆落處沙鷗起。水闊風高日復斜，扁舟獨宿蘆花裏。

李中字有中，江州人。仕南唐爲蓬陽令。有碧雲集三卷。當時孟賓于極賞識他的詩句，比之於賈島，謂能驚人泣鬼者。如子規：

暮春滴血一聲聲，花落年年不忍聽。帶月莫啼江畔樹，酒醒遊子在離亭。

又如都下寒食夜作：

香塵未歇暖煙收，城滿笙歌事勝遊。自是離人睡長早，千家簾卷月常樓。

確能道出離人的一種心事來。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亦仕南唐爲溘陽令，終水部郎中。因初居吉州玉笥山，遂自號爲羣玉峯。有金龜集二卷，今只存詩八首。其詩亦偶有佳句。如公子行：

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驕驄蹋爛麥青青。

成彦雄字文幹，亦爲南唐進士。有梅嶺集五卷，今存詩一卷，間有佳篇，如惜花：

忘餐爲戀滿枝紅，錦幃移護晚風。客散酒酣歸未得，欄邊獨立月明中。

此外南唐詩人，尚有後來歸宋的徐鉉。他字鼎臣，廣陵人。十歲卽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之「韓徐」。初仕吳爲祕書郎。後仕南唐，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吏部尙書。歸宋爲散騎常侍，坐貶卒。他文思敏速，凡有著作，往往執筆立就。著有騎省集三十卷。他的詩篇什雖多，然均平易坦白，少深摯新警。茲錄其吳王挽詩二首如下：

籲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

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永死，寂
寞已銷魂。

茲之弟錯，亦能詩，惟不如其文，我們將在後面再說。他的秋詞：「井梧紛墮砌，寒雁遠橫空，雨久
莓苔紫，霜濃薜荔紅。」亦佳。鍾謨字仲益，崇安人，元宗時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代京妓越賓答徐鉉
云：「一幅輕綃寄海濱，越姑長感昔時恩，欲知別後情多少，點點憑君看淚痕。」何昌齡爲盧陵令，題
楊克儉池館云：「經旬因雨不重來，門有蛛絲徑有苔，再向白蓮亭上望，不知花木爲誰開。」李詢不
知何許人，贈織錦人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
皆清新可誦。至如康仁傑、邵拙、孫晟、毛炳之輩皆稱他們能詩，然其詩今皆不傳，我們也無從說起了。
南唐的散文作家，則江文蔚與高越，俱以辭賦著稱，此外徐鉉、潘佑、史虛白、譚峭等亦各有所長，
馬令南唐書云：「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明宗時舉進士，初爲河南府府驛巡官。後坐罪南奔。烈祖時，拜中書
舍人。南唐禮儀，多所撰述。元宗時，遷爲御史中丞。以彈劾馮延巳等，黜爲江州司士。後又起爲翰林學

士，命知貢舉。年五十二卒，諡曰簡。

文蔚高才博學，雅善作賦。天爵賦云：「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歛飛，類化作鸞鷟之後。」又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皆稱一時佳句。著有唐吳英秀集及桂香集等。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於燕趙之間。初爲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掌書記。文進有女，才色雙全，時稱「女學士」。他很愛慕，後遂嫁他爲妻。及文進南奔，他也隨來。先在吳爲祕書郎，然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元宗時遷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他手，援筆立成，辭采溫麗，元宗甚贊賞之。後主嗣立，累官御史中丞，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諡曰穆。

他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時稱「江高」。而實則高爲首稱。（見馬令南唐書）可惜他的文集多已散佚，使我們無復知其內容。

徐鍇（九二〇——九七四）字楚金，廣陵人。生四歲而孤，時母方教鍇就學，未暇及他，而他自己能知書。稍長，卽以文詞與鉉齊名。元宗時爲祕書郎，後授右拾遺。曾論馮延魯有罪無才，元宗愛其才

而不貶。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後改官，拜右內史舍人，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只以那時國勢日削，終於憂憤鬱鬱，得疾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

錯酷嗜讀書，雖隆寒烈暑，未嘗少懈。其在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殿。後主嘗自集其文，命他爲之序。可知他在當時文學的高了。當時他與兄鉉，人以此之於晉之二陸。他的著述甚富，而尤精於小學。著有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說文隱音四卷，說文韻譜十卷，及方輿記一百三十卷，歷代年譜二卷，古今國典賦苑，廣時廣記等若干卷。

潘佑幽州人。元宗時爲祕書省正字。那時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他也入選。及卽位，遷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又改內史舍人。時國家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他乃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紙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凡七上疏而不用，最後上疏，有云：「家國情愴，如日將暮。」後主大怒，遂收他，並徙其家。他聞命自刎，年祇三十六。據說他方生時，其母夢見一古衣冠人，說道：「我顏延之也，乞夫人爲子。」後生七歲，始能語道：「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因吟句云：「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遂驗云。

佑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貨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每草詔，下筆千言，文不加點。所以時譽
蕩然，韓熙載、陳喬均推重之。所著有榮陽集三十卷。

史虛白字畏名，山東人。少隱居嵩山，與韓熙載友善。因中原多事，遂與熙載渡淮南奔時吳。方用
宋齊丘，他揚言道：「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他的技能，因召與宴飲。酒飲數行，齊丘出詩自詠，請
他齊和，並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他却談笑自若，筆不停輟，頃刻立就一座爲驚。然烈祖總不能用，他
乃南遊至九江落星灣，遂家在那裏。常乘雙轎版輿，掛酒車上，復令山童負一琴一酒瓢，往來於廬山
之間，絕意世事。年六十八卒。

虛白雖是一個隱士，但對國事未嘗不關心。元宗獻江北諸地，他乃爲割江賦以諷，有云：「舟車
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及遷都豫章，元宗問他有何所賦，他說近得谿居詩
一聯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爲之變色。蓋其身雖在野，而心殊不忘於國家哩。所著又
有釣磯立談一卷，備敘江南興廢之事，今傳於世。

譚峭字景昇，□□人。性好黃老之學，不喜舉子業。師事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夏則

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中，經日不凍。後又煉丹於南嶽，能入水火，隱形不見。著有化書，爲當時的散文名著。以傳與宋齊丘，遂得流傳於後世。

此外徐鉉亦著有精神錄六卷，多記神鬼之事。（一說爲其門客蒯亮所撰）殷崇義陳州西華人，官至右僕射同平章事。入宋易姓名爲湯悅，撰有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爲當世所稱。劉蘧宣城人，極反對「摘裂章句，鉤校屬鞮，綺麗悅目，清新沃耳」之文。以爲「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惜其文已不傳。郭昭慶禾川人，後主時爲著作郎。博學善著作，嘗擬九經撰唐春秋三十卷。盧郢金陵人，舉進士第一，常爲徐鉉捉筆，國亡亦歸宋。又有何晦著唐鑑十五卷，章倣著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其書皆爲當世所稱。

第九章 前蜀文學

前蜀於九〇七年建國，即梁太祖開平元年，在十國中建國最早。巴蜀本是中國西南的天府，人物富庶，地又險要，故唐末大亂，中原人士，多至蜀地避難。高祖王建雖然是僕無賴出身，（據十國春秋云：少時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目不知書，但他好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十國春秋云：「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至於後主王衍，則諳通音律，能自製詞，大詞人韋莊，那時也在蜀裏爲相，無怪前蜀文學，突然鼎盛，與東南的南唐，前後媲美了。

前蜀的詞人很多，王衍、韋莊以外，尚有牛勳、牛希濟、李珣、尹鶚、薛昭緯、魏承班，以及張泌諸人。就這一點，前蜀是足向南唐誇矜的，但這都是趙崇祚花間集的功績，因爲這幾個作家，我們都在那集裏找到的。

後主王衍初名衍，字化源，許州舞陽人。高祖殂，他卽帝位（九一八）爲人荒淫，政事一委之於宦者，自己則與近臣日夜酣飲，或作豔曲，令宮女歌唱，雖經嘉王宗壽極諫，終不肯聽。所以他卽位不到七年，卽爲後唐莊宗所滅，而被殺於秦川驛。（九二六）可是他雖然是個荒誕的昏君，却是才思甚富，自幼卽能屬文。他大約也如南唐後主一般，只愛他的文學，而却忽略了國家。他作詞不多，全書詩只錄二首，其一警妝詞云：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頗能寫出一個富於享樂的意味來。另一爲甘州曲：

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

據說是他與太后太妃游於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故作此曲，頗爲當時所稱。

韋莊（？——九一〇）字端己，杜陵人。自幼卽疎曠不羈，能作豔詩，應舉時，適遇黃巢犯關，因

著秦婦吟，流傳頗廣，人遂稱他爲「秦婦吟秀才」。後登乾寧元年（八九四）進士。那時高祖爲西

川節度副使，唐昭宗命他宣諭兩川，遂留於蜀，同馮涓並掌書記。高祖卽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

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他所定。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諡曰文靖。

他是經過亂離的人，奔走過許多地方，大江南北如吳、越、贛、楚，都有他的題詠。雖然最後歸身於蜀，而心仍不能忘懷於他的故鄉，所以詞中亦多寫他抑鬱的離緒，如菩薩蠻：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疑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

又如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咫尺書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此外他寫溫豔的詞當然也是很多，但他的溫豔正如王國維所謂「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似之。」（見人間詞話）絃上黃鶯語，是使人除清脆悅耳以外，並不會覺得怎樣猥褻的，這也就是他詞格的高處，是爲當時的一大家。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伴低面，含羞半飲后。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這些都用白話寫出，一些沒有羅漸，極其於自然。又如荷葉杯：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書簾垂，攜手暗私期。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又如謁金門：

空相憶，無計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君書跡，滿院落

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這些寫離恨愁緒，多麼逼切，多麼沈鬱。而後者據說他本有一美姬，爲高祖所奪，作此詞憶之，姬聞知，竟不食而死。

至於他的詩，有浣花集十卷。因為他所居就是杜甫草堂舊址，故以名集。但他最負盛名的秦婦吟，却不在集內。據說是他自己刪去的，因此後遂失傳。直至最近燉煌石室的遺書出現，方才得當時的手抄本，乃復被流傳於人間。這是中國古來的第二長詩，凡一千六百六十六字。寫中和年間亂離的情形，是十分痛切深刻的。無任當時家家傳誦，製做篋子掛着。還是值得一讀的詩篇，茲全錄如下：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路旁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鳳側鸞歎鬢脚斜，紅攢翠斂眉心折。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嚶欲語聲先咽。回頭斂袂謝行人，一袞亂漂淪何堪說。二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君能為妾解征鞍，妾亦與君停玉趾。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陽金匱獻靈龜。斜開鸞鏡懶梳頭，閒憑雕闌懶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擗金鼓。居人走出半倉皇，健士歸來尙疑誤。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擬似醉。適逢紫蓋去雲塵，已見白旗來匝地。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隣走入北隣藏，東隣走向西隣避。北隣諸婦咸相湊，戶外崩騰如走獸。轟轟崑崑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燭。日輪西下寒光白，

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漸隨帝座移，妖光暗射臺星坼。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

「東隣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縷學縫旗，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西隣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翦秋水。妝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南隣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同入井。北隣少婦行相促，旋解雲鬢拭眉綠。已聞擊托壙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梳蟬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夜臥千里劍戟圍，朝食一味人肝膾。鴛鴦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垢眉猶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語言異，面上誇功彫作字。柏臺多半是狐精，闕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

金魚爲兩史。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囚徒上馬暗吞聲，女伴聞中潛色喜。若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邊巡走馬傳聲急，又道軍前全陣入。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衝壁。簾旗掉劍卻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四面從茲多厄東，一斗黃金一斗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割人肉。東南斷絕無囑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僂尸，七架營中填餓殍。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綉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煙如塞色。路傍時見游奕軍，坡下寂無迎送客。竊陵東望人煙絕，樹鎖驢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安月。明朝曉至三山路，百萬人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鑪生暗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

聞日徒散莫憂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筮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魔鬼榜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年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如從地府到人間，頓覺時清天地閑。陝州主帥忠且貞，六助三戈惟守城。請津官帥能戢兵，千里晏然無戈聲。朝耕實爲無人世，碧釜金釵唯獨行。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蘚苔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宿露宿。老翁暫起欲陳詞，卻坐支頤仰天哭。一鄉園本買東畿，淺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畝，年輸戶稅三十萬。小姑慣織芣芣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營室傾盡如卷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垂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草暮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老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出門惟見亂鳥嗚，更欲東奔何處所。仍聞汴洛舟車絕，又道彭門自相殺。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遙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自

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域壤固護教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爲闕下人，懷安却羨江南鬼。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他的短詩，亦多清秀可誦，例如臺城與離筵酒：

江南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二堤。

感君情重惜分離，送我殷勤酒滿卮。不是不能判酩酊，却憂前路醉醒時。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據他自己說是唐相僧孺孫。登唐乾符五年（八七八）進士，丞官尚書郎。高祖鎮西川，辟爲判官，及前蜀開國，拜給事中。後卒。史稱他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但今多不傳。今所傳者，只他詞三十二首（全唐詩二十七首，加楊柳枝五首，花間集只錄三十一首）及詩一首（全唐詩錄詩六首，但內楊柳枝五首，應入詞內）而已。

他似也會到過江南，江城子云：「越王宮殿，道樂，花中。」又他與京兆一詩，以氣而避難江南，亦未可知。他的詞也多寫離恨別愁的閨情，而較韋莊爲更愛詞，如菩薩蠻：

玉以風動春情急，交枝紅杏亂煙流。樓上望卿卿，衝寒新雨晴。薰爐蒙翠被，繡帳鴛鴦睡。何處有相知，羨他初畫眉。

亦頗似溫庭筠的一新帖繡羅襪，雙雙金鷓鴣。其中較為清俊的只江城子二首而已。其一云：

鷓鴣飛起郡城東，碧江空，半灘風。越十宮殿，蘋葉藕花中。簾捲冰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又有一首定西番，則較為雄壯而已。其詞如下：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鼓寒。夢長安。都思望中天闊，滿殘星亦殘。畫角數聲嗚咽，雪漫漫。

牛希濟隴西人，為虢的兒子。仕後主為起居郎，累官至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後唐，明宗拜

他為雍州節度副使。

他雖然降了後唐，但仍眷戀故國。當時明宗叫他試蜀主降唐詩，他云：

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鄴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于將相扶持拙，自

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戎會歡笑幾潸然！

明宗歎謂「不傷兩國，迺存忠孝。」可知他是個有血性的人，是個愛國的詞人。他的詞，今存者十二

首也有寫他故國之念的，如臨江仙：

峭碧參差十二峯，冷煙寒樹重重。玉姬宮殿是仙蹤，金鑰珠帳，香燭畫偏濃。一自楚王驚夢斷，人間無路相逢。至今雲雨帶愁容，月斜江上，征櫂動晨鐘。

他寫閨情，以自然勝，非若鷓鴣之喜藻麗的，如生查子：

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圓意。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穠，人在心兒裏。阿侬兩鬢花，

早晚成連理。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爲昭儀李舜絃之兄。其先本波斯人，故尹鶯鶯嘗作詩嘲他爲「李波斯強學文章」。但他雖是異域種子，卻是善作小詞，爲後主所賞。他在前蜀未曾做過大官，只以秀才預官貢。國亡，不仕他姓，隱居以終。

因爲他是這樣一個烈士，所以他的詞除寫閨情以外，尙寫他淒涼的胸懷和他隱居的生活，如巫山一段雲：

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水聲山色鎖瓊樓，往事思悠悠。雲雨朝還暮，煙花春復秋。嗟援河

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又如河傳：

去去何處？迢迢巴楚，山水相連，朝雲暮雨，依舊十二峯前，猿聲到客船。愁腸豈異丁香結，因

離別，故國音書絕。想佳人花下對明月，春風，恨應同。

這些都是大有撫今追昔，今非昔比之感，在花間集中是少有的。又如漁歌子：

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澹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信浮沈，無管束，釣回乘月

歸灣曲。酒盈樽，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又如定風波：

志在煙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花鳥爲鄰鷓

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薰帶絕纖塵。

這些就都是描寫他隱居生活的逸樂，而另有一種瀟灑的情趣。至是寫閨情的如酒泉子：

秋雨連縣，聲散敗荷叢裏。那堪深夜枕前聽，酒初醒。未愁惹思更無停，燭暗香凝天欲曙。細

和煙，冷和雨，透麗旌。

亦有一種清淡趣味，而不覺怎樣濃豔的。

尹鷗成都人。仕蜀爲翰林，校書郎，累官至參卿，與賓貢李珣，極相友善。他的詞今只存十六首。從這幾首詞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極歡喜狎妓的詞人。「少年狂蕩慣，花曲長牽絆。去便不歸來，空教駿馬回。」（菩薩蠻）這便是他的自白。所以他的描寫，便有許多是醜態的。如清平樂

芳年妙妓，淡拂鉛華翠。輕笑自然生百媚，爭那尊前人意。酒傾琥珀杯時，更堪能唱新詞。賺得王孫狂處，斷腸一搦腰肢。

又如撥攞子：

丹臉膩，雙鬢媚，冠子樓金裝翡翠，將一朵瓊花堪比。窈窕纏鬢風，衣裳香翠地。銀臺燵街泥。紅淚，醞酒勸人教半醉。麗幕外，月華如水，特地向寶帳，顛狂不肯睡。

所謂「搨腰肢」「顛狂不肯睡」這種赤露的描寫，實可稱爲大膽之至。沈雄謂開屯田（柳永）俳調，（柳塘詞話）信非虛語。至於他寫閨情的，亦殊明淺動人，如臨江仙：

深秋寒夜銀河靜，月明深夜中庭。西窗幽夢等閑成，
遙巡覺後，特地恨難平。紅燭半條殘焰
盡，依稀昨宵銀屏。枕前何事最傷情？梧桐葉上，點點露珠零。

薛昭隱山東人。爲唐直臣，存誠後裔。仕蜀官至侍郎。頗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
(見北夢瑣言) 他的詞傳於今者凡十九首，亦多寫離恨的閨怨。如謁金門：

春滿院。疊損羅衣金線。睡覺水精簾未卷。簾前雙語燕。斜掩金鋪一扇。滿地落花千片。早是
相思腸欲斷。忍教頻夢見。

又離別難：

寶馬時鞍離鞍，羅幃乍別情難。那堪春景媚，送君千萬里。半粧珠翠落，露華寒。紅蠟燭，青絲雨，
偏能勾引淚闌干。良夜促，香塵綠，魂欲迷。檀眉半斂愁低。未別心先咽，欲語情難說出，芳草路東
西。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兩淒淒。

這首更能道盡離別時候一種千絲百結的心緒來。

魏承貞不知何許人，父宏夫，爲高祖查子，賜姓名王宗弼，封齊王。他爲駙馬都尉。官至太尉，他的

詞今存者二十首也。多言情之作。元好問說他「大旨明淨，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如滿宮花：

雪霏霏，風凜凜，玉郎何處狂飲醉時，想得縱風流，羅帳香幃鴛鴦。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見繡

屏孤枕。少年何事負初心，淚滿縷金雙袵。

又如訴衷情：

高歌宴罷月初盈，詩情引恨情。空露冷，水流輕，思想夢難成。羅帳裏香平，恨頻生。思君無計

睡還醒，隔層城。

都是明淨尖脆，情深而遠，無怪一，人人喜效爲之。（柳塘詞話沈雄語）

最後我們應說到張泌了。張泌，舊說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內史舍人。後隨後主降宋，遷郎中。但近人胡適以爲此張泌與花間集中詞人張泌是兩個人的。他說：「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餘年。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花間集稱人的官爵，皆是結集時的官爵，故和疑只稱學士而不稱相。所以我們疑心詞人張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輩很早，故他的

詞在花間集裏列在韋莊薛昭緯之後。」此說甚是可信，故我們現在也以他爲蜀人，至少是仕於蜀，官至舍人。從他的詩詞裏，我們又可知道他也到過長安、洞庭、桂州等處，卻而並未提及江南的情景，這也更可證明他非南唐時人了。

他的詞今存二十七首，以清麗明白勝。他似在不愛刻畫之中，而卻能見其深雋處，這正如元好問之評魏承班的詞一樣，如浣溪沙：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使須伴醉且隨行，

依稀聞道「太狂生。」

又如江城子：

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道：

「莫多情！」

這兩首都把輕薄兒的輕佻描寫殆盡，而却未見如尹鶯的猥褻，這正是他的長處。花間集中像他這樣寫法，也是很少有的。至於他寫閨思，也殊有清雋之處，如浣溪沙：

枕障薰繡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
黃昏微雨畫簾垂。

他的詩也很著稱，今存者凡二十首。如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據說他少時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見，夜必夢之。女別字，他嘗以此詩，浣衣爲之流淚云。的確，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這兩句詩，猶爲我們所傳誦不置的。其餘也多是離別傷感之作，再舉春日旅泊桂州如下：

暖風芳草竟芊綿，多病多愁負少年。弱柳未勝寒食雨，好花爭奈夕陽天。溪邊物色堪圖畫，林畔鶯聲似管絃。獨有離人開淚眼，強憑杯酒亦潸然。

前蜀詞人，至此敘述殆盡。此外能作舊體詩者，大詩人韋莊與張泌以外，著名者尚有張翥、盧延讓、唐求、及僧貫休諸人。

張翥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二年（八九五）進士。歷任校書郎，懷陽縣尉，遷犀浦令。高祖建國，

拜膳部員外郎，後出爲金堂令。後主嗣位，與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有云：「驪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知爲他所題。乃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製詩以進。他攜集篋中藏詩，約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召爲知制誥，被內侍宋光嗣所阻，祇賜白金獎勞而已。

他生而穎秀，性喜爲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齊名。今有詩集一卷，多送別述懷之作，如邊遊別友

去欲如何！
欲別不止淚，當杯難強歌。家貧隨日長，身病涉寒多。雨雪迷燕路，田園隔楚波。良時未自致，歸

但描寫都很平淡，似少佳者。

盧延讓字子善，范陽人。唐光化三年（九〇〇）進士，爲朗陵、雷滿從事。滿敗，歸高祖，授水部員外郎。後遷給事中，拜工部侍郎，終刑部侍郎卒。

他作詩，不尚奇巧，當時多謂爲淺陋。獨吳融重視之，且云：「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其實他的詩倒是質樸明白，毫不做作，如松寺：

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塔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

唐求，成都人。隱居於蜀之味江山。高祖帥蜀，召爲參謀不就。放曠疎逸，時人稱之爲「唐隱居」。性好吟咏。所作詩稿，均燃爲丸，納一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錦江。泛至新渠，爲人所得，由是詩名大噪。他的詩，多寫他淪遷生涯，故氣韻清新，頗多奇趣。如山居即事：

敗葉填溪路，殘陽過野亭。仍彈一滴水，更讀兩張經。暝鳥煙中見，寒鐘竹裏聽。不多山下去，人世盡殫腥。

最後我們要說到和尙詩人貫休了，那倒是當時詩僧中的大家。（八三二——九一二）他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七歲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爲四十州，他乃拂然而去。登南嶽，遊荆南，與吳融相遇，甚爲相得。後至蜀，獻詩於高祖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太悅，呼之爲「得得和尙」。留住東禪院，署號禪月大師。既而建龍華道場，令居之，恩寵備至。累加龍樓待詔，明因辨果

功德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年八十一卒。

他有寶月集三十卷爲詩多警句，怪古不媚，以奇崛勝。如古意：

古交如真金，百鍊色不回。今交如暴流，倏忽生塵埃。我恐君子氣，散爲青松栽。我恐剝棘花，只

爲小人開。傷心復傷心，吟上高高臺。

但有時亦有較清逸者，如懷白闕道侶：

寒思白闕尉，石屋兩三僧。斜雪掃不盡，飢餒喚得應。香然一字火，營過數潭冰。終必相尋去，孤

懷久不勝。

此外王周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曾仕蜀。全唐詩錄他詩一卷，亦頗見新警，如無題：「梨花如雪已相迷，更被驚烏半夜啼。誰捲玉樓人寂寂，一鉤新月未沈西。」李舜絃爲珣之妹，後主納爲昭儀，亦能詩，如釣魚不得：「盡日池邊釣錦鱗，菱荷香裏暗消魂。依稀縱有尋香餌，知是金鉤不肯吞。」黃崇嘏，臨邛人，爲當時一女詩人，下獄貢詩云：「偶辭幽隱在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境，絆他野鶴在深籠。」又有李仁表楊義方等均稱能詩，惜皆不傳，無從說起了。

至於前蜀的散文作家，著名者惟馮涓、王鐸、庾傳昌與道士林光庭數人而已。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一說信都人。登唐大中四年（八五〇）宏辭科進士，爲京兆府參軍。後隱居高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而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他乃於成都墨池，灌園以自給。高祖稱帝，以爲翰林學士，終御史大夫。他生平工於奉奏文字，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及長業集十卷。

王鐸字贇，不知何許人。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九〇九）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永平元年（九一一）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於中，他因勸高祖與用文教，上奏記數千言，歷舉歷代帝王，愛好文學故事。後主卽位，他與庾傳素同爲宰相。及蜀亡，隨後主降後唐。他博洽能文，家藏異書數千本，多手自丹黃。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鈔書，可知他的好學。惟竟無文集傳世。

庾傳昌義成人，爲北周庾信後裔。初爲永和府判官，累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他文才敏贖，工於著作，著有玉堂集二十卷，春宮箴、筆記二十卷，金行啓、運錄二十卷，然今多不傳。

道士林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他可說是這時期一個大散文家，著述極富。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後入蜀，事高祖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立，又以他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號登瀛子。年八十五卒。他著有文集三十卷，及其他文集百餘卷，但今已散佚，只在廣成集十一卷。然這些都是他的道書，無足輕重。我們所要注意者，伊是他所作的傳奇虬髯客傳，那是一篇結構很好的小說，成爲後來好幾個戲曲家作品的材料，如凌初成的虬髯翁，張鳳翼的紅拂記等。茲錄其原文如下：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人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驕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

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疑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長。」問其伯仲之次。曰：「曼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晷，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帷服乘馬，排圍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垂窻矚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欲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之。見公，遽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

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白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

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迺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餘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復應之。

及切訪焉，竟見二乘。覺友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講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石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住。乃一小販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

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旣盡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旣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揭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盞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昇出二十牀，各以錦綉帷箔之，既陳盡去其帷，乃文籀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存，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頃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處不世之尊，從夫之貴，以爲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其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仍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灑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虬髯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第十章 後蜀文學

前蜀於九二五年亡後，過了九年，（九三四）孟知祥又在那裏稱帝，是謂後蜀。後蜀自建國至滅亡（九六五）九三十二年。這三十二年，高祖只稱帝七月，其餘都是後主孟昶在位。孟昶也如前蜀的主衍一樣，是愛好文學的一個帝王，且自能製曲，所以後蜀的文學，與前蜀也有同樣的發展。

後蜀詞人，除後主孟昶外，又有顧夔、鹿虔扈、毛熙震、毛文錫、歐陽炯、閔選諸人。其實他們也都是前蜀時的老詞人。

後主孟昶（九一九——九六五）字保元，邢州龍岡人。爲高祖第三子。初名仁贊，卽位後改名昶，時年十六歲。（九三四）在位凡三十二年，於宋太祖乾德三年（九六五）爲宋所滅。後主因用匪其人，致一聞宋師深入，卽無應命爲前敵者。計宋自興師至滅蜀，不過六十六日而已。後主既降，宋太祖爲賜臨汴大第居之，並拜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但過了七日，他竟死了。

追封爲楚王，諡曰恭孝。

後主幼即聰悟，有才辨，能文章。所作詞箋不多，（今只傳一首玉樓春）但已可窺見其造詣的高深，與別人以輕豔取勝者多多。今舉錄如下：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攸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

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又據蘇軾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一老尼，姓宋，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宋已死矣，又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是蘇軾即揆括後主的詞以作歌，足見他對此詞驚賞的地方。

顧覈，不知何許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會有禿鶯鳥翔摩訶池上，他作詩刺之，禍幾不測。久之，擢爲茂州刺史。後仕高祖，累官至太尉。

他的詞今傳五十五首。況周頤說：「顧太尉，五代豔詞上驥也。工綴麗密，時復清疏。」（見蕙風

詞語）實則他的詞多有透骨的深情語，如訴衷情：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沈，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此種「換我心爲你心」實是透骨的情語，論者以爲已開柳七一派（歷代詞話引）信非虛言。又如荷葉杯：

記得那時相見，膽戰，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不擡頭。羞麼羞？羞麼羞？

金鴨香濃鴛被，枕膩，小髻簇花鈿，腰如細柳臉如蓮。憐麼憐？憐麼憐？

這種「羞麼羞」「憐麼憐」的透骨寫法，在別人詞中亦是少有的。

鹿虔扈，亦不知何許人。後蜀時登進士，累官爲學士，出爲永泰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他在前蜀時似已留居蜀中，故詞中有亡國之吟，與前之李珣同多感慨之音。

他的詞今只存六首。當時他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號爲「五鬼」。是他所作的詞，當不止此數，大約多所散佚了。他的詞如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這種詞調，與李後主「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有異曲同工之妙。使人想見其抗志高節，有無限感慨淋漓處。這在花間詞人中，惟他與李珣毛熙震數人而已。至於他寫閨情之作，如思越人，當時亦推爲絕唱。其詞如下：

翠屏欹，銀燭背，漏殘清夜迢迢。雙帶繡巢盤錦薦，淚侵花暗香銷。珊瑚枕膩鴉鬢亂，玉纖慵整雲散。苦是適來新夢見，離腸爭不千斷？

毛熙震，蜀人，曾爲祕書監。十國春秋沒有他的傳。他的詞今存二十九首。周密在齊東野語裏說：「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餘調，中多新聲，不爲僭薄。」似他的詞本作不多，也許只有此數。其中如後庭花一首，確也是寫「暗傷亡國」的。

鶯啼燕語芳菲節，瑞庭花發，昔時惟宴歌聲揭，管弦清越。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黶，傷心一片如珪月，閑鏤宮闕。

他對於閨情之作，其情調亦殊爲高雋。如南歌子：

惹恨還添恨，牽腸卽斷腸。凝情不語一枝芳，獨映畫簾閑立，繡衣香。暗想爲雲女，應憐傅粉

郎。晚來輕步出閑房，髻慢釵橫無力，縱猖狂。

又如清平樂：

春光欲暮，寂寞閑庭戶。粉蝶雙雙穿檻舞，簾卷晚天疎雨。含愁獨倚闌幃，玉鑪煙斷香微。正

是銷魂時節，東風滿院花飛。

均能於濃豔中並不覺得儂薄。

毛文錫字平仲，南陽人。年十四登唐進士第。既而來成都，事前蜀高祖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禮

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又拜司徒。大漢時（九一七）與宦官 唐文展爭權，被貶爲茂州司馬。前蜀亡

後，隨後主降後唐。未幾又來成都，事後蜀高祖，與歐陽炯等俱以詞供奉內庭，爲後主所賞。

他的詞今存三十一首，亦以濃豔勝，但不免涉於率露，無復如毛熙震輩的蘊藉。葉夢得且說

「諸人評唐詞，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見石林詩話）贊成功詞云：

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絨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憑芳叢。昨夜微雨

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璫。

像這一首詞，的確使人但覺其平庸無味，不過硬拉字句而已。此外他因為供奉內庭，有許多詞完全因頌聖而敷衍題意的。但間亦有可誦者，如醉花間：

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塘生，鵝鴨還相趁。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

人，久絕過庭信。

可惜這一種詞，在他詞裏是很少的。

歐陽炯（一作迥，八九六——九七一）益州華陽人。初事前蜀後主，為中書舍人。前蜀亡，降後唐為秦州從事，高祖建國，他又來蜀為中書舍人。終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後隨後主歸宋，為右散騎常侍，遷翰林學士。後以祭南海忤宋主罷職，不久卒。年七十六。

他善文章，尤工於詞。趙崇祚花間集，請他作敘，足見他在當時被人推崇的地方。他的詞今傳四十八首，亦多為閨情之作。「大抵婉約輕和，不欲強作愁思。」（歷代詞話引蓉城集語）惟其不

欲強作愁思，故有許多豔語是寫得十分透骨的。他自言「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語難工。」也許欲取其工，故愛作此種詞句。如浣溪沙：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此種刻劃小兒女的情態，正如況周頤所謂「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了。（見蕙風詞話）我們試冥想此中情狀，真有說不出的溫豔與甜美呢。又如春光好：

垂繡幔，掩雲屏，思盈盈。雙枕珊瑚無限情，翠斂橫。幾見纖纖動處，時間款款嬌聲。却出錦屏妝面了，理秦箏。

這種也是寫得十分透骨的。至如定風波：

暖日閨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晴霞，數樹海棠紅欲盡，爭忍玉閨深掩過年華？獨凭繡牀方寸亂，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鄰舍女郎相借問：「音信？」教人羞道：「未還家。」

又如更漏子：

玉闌干，金甃井，月照梧桐影。獨自箇，立多時，露華濃溼衣。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避日耐，又尋思，爭生頓得伊？

這些寫小女兒的閨情，似恨未恨，似癡未癡，真是活愛煞人。又有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無情。六代繁華，暗逐逝波聲。空有姑蘇臺上月，如西子，鏡照江城。則頗有撫今追昔，滄海桑田的感慨。

他也能詩，曾以擬白居易的諷諫詩，受後主嘉獎。他如貫休應夢羅漢畫歌，亦頗是精心結構之作，茲舉錄如下：

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搗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忽然夢裏見真儀，脫下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邊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跣跡。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森。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開聲，瞋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尺楮牘偏袒肩。口開或若其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

苦蘇文中暈深翠。硬筍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長。繡開雙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燼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箏絃蒲團鎮夜坐。休公，休公，逸蕙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觀你凡人爭是人。
五相寺裏維摩詰，含靈城中詩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

閻選，不知何許人。花間集稱他爲「閻處士」，因此有人以爲他是布衣，並未入仕。惟十國春秋有云：「鹿虔扈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忘之者，號曰五鬼。」（見鹿虔扈傳）是他也入仕，否則豈有供奉後主而不仕之理？且虔扈等均任要職，不信他獨無官。人約他初年入仕於蜀，後則隱淪而爲處士，較爲可信。

他的詞今只傳十首，描寫閨情多濃麗側豔，往往流於率直。如虞美人：

粉融紅膩蓮房綻，臉動雙波慢。小魚銜玉鬢釵橫，石榴裙染柔紗輕，轉娉婷。偷期錦浪荷深處，一夢雲兼雨，臂留檀印齒痕香。深秋不寐漏初長，儘思量。

又如謁金門：

美人浴，碧沼蓮開芬馥，雙鬢綰雲顏似玉，素娥輝淡綠。雅態芳姿閱淑，雪映鈿裝金斛。水澗

青絲珠斷續，酥融香透肉。

這種率直，已近於猥褻了。什麼「一夢雲兼雨，臂留檀印齒痕，」什麼「酥融香透肉，」這在別人詞中是很少有的。他因為是個處士，也曾寫過他的處士生活，如定風波：

江水沈沈帆影過，游魚到晚透寒波。渡口雙雙飛白鳥，煙媚，蘆花深處隱漁歌。扁舟短櫂歸
蘭浦，人去蕭蕭，竹徑透青莎。深夜無風新雨歇，涼月，露迎珠顆入圓荷。

此外又有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初落嶼湖南，日與歌姬酒徒爲伍。後入成都，事前蜀後主爲翰林學士。後蜀時，累官至尚書左丞。他愛好文學，工於辭賦，惟花間集不錄他詞。大約在當時較爲無聲。今全唐詩錄他生查子一首，其詞如下：

竟日書堂歎，入夜重開宴。翳燭蠟煙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驅，

直待更深散。

後蜀的詞人雖多，而能寫舊體詩的詩人，却寥寥無幾，歐陽炯外，花蕊夫人、徐光溥與僧可明數人而已，茲一併敘述如下：

花蕊夫人本姓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於後主。後主很愛她，拜爲貴妃，卽別號花蕊夫人。後又升爲慧妃。她長於歌詠，平時常仿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時人很爲稱許。國亡，隨後主入宋。宋太祖頗愛幸她，但不久爲太宗所射死。

他所作宮詞，多描寫宮中綺麗的風光，逸樂的生活。這點頗有人爲之非議。因爲宮中的情景是很複雜的，有的固然過着愉快的生活，但有的正過着囚獄的生活，自來宮詞中，最多是妒怨之詞，正如少婦之有閨怨，同樣有的事實。這雖是她的一個大缺點，但是她所寫的旖旎逸樂，却也很有成功。如下列數首：

東內斜將紫禁通，
龍池風苑夾城中。
曉鐘聲斷嚴妝罷，
院院紗窗海日紅。
離宮別院透宮城，
金版輕敲合鳳笙。
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
春風一面曉妝成，
偷折花枝傍水行。
却被內監遙覷見，
故將紅豆打黃鶯。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

她又有一首述國亡詩，（一說非她所作）頗爲激昂慷慨。其詞如下：

君王城上緊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徐光溥，蜀人。初事高祖爲觀察判官。後蜀建國，進翰林學士。後主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以監詞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相。卒。他博學善詩歌，所作題黃居冢秋山圖，可與歐陽煥的貫休應夢羅漢畫歌相並稱，是一篇有結構的長歌。短詩有詠筍一首，亦頗見高雋。其詩如下：

進出班輝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

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但貧不能備酒債，或作詩以酬之，因自號爲醉髡。少時與盧延讓，方干爲詩友。後來蜀與歐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荐於後主，後主賜以錢帛。他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但今已散佚，只存詩四首而已。其詩言淺旨深，殊爲雋永。如耘田鼓詩：

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

據說當時炯（歐陽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敵疲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炯遂命衆賓撤飲。（見十國春秋）亦足見他詩的感動人了。

此外蔣貽基江淮人，曾官大井縣令，有詠蠶：「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張立新津人，李昊嘗荐之後主而不赴，自號阜江漁翁，有詠蜀都城上芙蓉花：「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顏頰不如初。」均稱佳妙。當時又有令狐嬌、向瓊二人，亦工吟詠。韋毅舊輯唐人詩千首爲才調集，趙崇祚輯時人詞五百首爲花間集，兩書均盛傳於世。而尤以花間集爲後人所稱頌不置。蓋五代詞人作品之得流傳於今日者，厥賴此書的選輯，其在文學史上實有偉大的功績。

至於後蜀的散文作家，惟李昊較爲著名。昊字穹佐，關中人。自言爲唐相紳之後裔。幼經喪亂，父及弟妹皆被害。爲劉知俊所救，遂妻以女。知俊歸前蜀，他也隨來。後主時，歷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前蜀亡，入後唐爲檢校兵部郎中。後蜀建國，事高祖爲禮部侍郎。後主時累官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後又

封趙國公，加司空。國亡，隨後主降宋，拜工部尚書。於其年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

他前後仕蜀凡五十年，位兼將相，歲入無算，所以頗爲奢侈，置伎妾至數百人。前後蜀降表，皆他二人所撰，故蜀人譏之爲「世修降表李家」，潛署其門。著述甚富，有文集二十卷，高祖實錄三十卷，後主實錄一百二十卷，經緯略百卷等，今皆散佚。蓋爲當時蜀中一大手筆。

此外母昭裔河中龍門人，官至左僕射，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傳。嘗以九經命張德劄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後又請後主鑄版印行。又自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由是文學大盛。他自著有爾雅音略三卷。當時詞人毛文錫亦著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又有趙元拱唐諫諍集十卷，楊九齡蜀桂堂編事二十卷，何光遠鑑誠錄十卷，廣政雜錄三卷，皆爲士林所稱道的。

第十一章 南漢文學

南漢建國於後梁末帝貞元三年（九一七）亡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凡四帝五十五年，在十國中稱帝者以他為最久。一國稱帝者，只吳、南唐、南楚、南蜀、南漢、北漢六國，餘均稱十。其實五代一個時代也不過五十八年（九〇七——九六〇）所以他的年祚不可說不久。他們所佔據的嶺南，凡四十七州，在十國中也可說是版圖最大的國家當時中原多亂，若西蜀，若南唐，若南漢，均較為平靜的地方。十國春秋南漢烈宗世家云：「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是見當時海內賢傑，亦有多歸於南漢者。這樣說來，南漢以地以人，其文學當可與西蜀、南唐相媲美。可是事實上南漢卻是一個文學十分衰落的國家，這實在令人感着失望的。但南漢除烈宗末稱帝尚能「好賢禮士」以外，其餘自高祖以下四主，均荒淫無道，殘暴成性。高祖遂以「每視殺人，不勝其喜。」降至

中宗，「益峻刑法以威衆。」後主則「多置酷吏下。」（以上均見十國春秋本紀）試想在這樣專以殺戮爲事的國度裏，即有文學，也不過是些頌聖而已；何況諸帝又不愛文學，當然無文學之可言了。史稱「牢性視人，嶺蠻遭劊。」（見新五代史）其情形可以想見了。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有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登梁龍德二年（九二二）進士第。既而來嶺南，事高祖爲侍書左僕射。高祖建南薰殿，雕泚香爲社村，極盡了巧。小不如意，輒誅工匠。他因上疏極諫，忤高祖意。高祖謂左右道：「我殊不喜此老狂。」遂見黜。他乃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竟病卒。

他與鄭谷及僧齊己，都相友善，嘗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自著有桂香集，今只存詩四首。如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驕晴驟熨燂。
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
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
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亦頗能寫出公子哥兒一副驕縱的神情來。

陳用拙本名拙，以字行，亦連州人。唐天祐元年（九〇四）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因心慕朱全忠，南來事烈宗，掌書記。高祖稱帝，擢他爲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他少習禮樂，工詩歌，著有詩集八卷。又著有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帝王名士的善琴者，惜其書今多不傳。

倪曙字孟曠，福州侯官人。唐中和時及第，官太學博士。黃巢作亂，避歸故鄉，與徐寅、陳郗等詩酒爲樂。未幾而遊嶺南，烈宗辟置幕中。高祖即位，擢爲工部侍郎，遷行侍中，同平章事。他著有賦一卷。王宏，不知何許人。高祖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嘗爲白龍賦，文采雋麗，辭旨得洽，頗爲高祖所欣賞。後又撰昭陽殿賦，亦見稱於時。大約他是以善於辭賦頌聖，故高祖竟以他的賦而改元爲白龍。（按改元白龍時在九二五年。）

王翊咸寧人。高祖時由進士拜中書舍人。他也是個善於頌聖的文人，與王宏同時進白龍頌，後又著昭陽殿賦。但他頗自矜持，嘗揚言道：「吾賦字作金聲。」

此外何澤、韶州曲江人，事烈宗爲清海軍從事。簡文會咸寧人，與高祖乾亨初進士第一，均稱工詩賦。至於當時的散文學家，並上定保、鍾允章二人，較爲著名。

王定保南昌人。舉唐光化三年（九〇〇）進士第，爲唐容管巡官。因亂不得還，遂留嶺南。高祖時官寧遠軍節度使，後又進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卒。他善文辭。高祖作南宮，極土木之盛。他獻南宮七奇賦，一時稱爲絕倫。但他著名的作品倒不是辭賦，而是散文。他所著摭言十五卷，歷敘有唐一代貢舉逸事，凡百餘篇，類似小說家言。茲錄其一篇如下：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早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親，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力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

時都督閻公有培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卽報。勃說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

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慚而退。公私宴物，既行，贈以五百緡。

迨迴船至馬常，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物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銜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一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靡，目精不全，脈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廬神戲，欠彼博債。子今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物後經長廬，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橋上，舟不得前。物悟焚錢，遂獲利濟。物後竟罹天折，一如老叟之言。

鍾允章，其先邕州人，後徙家番禺。高祖時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中宗時拜工部郎中，知制誥。當時誥敕碑記，多由他所作。後主嗣位，擢爲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他素性侃直，不畏強禦，至是遂爲內侍監許彥真所讒，竟至族誅。他文思敏捷，操筆立就。著作甚富，當時聲名藉甚。其所撰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最爲文士所稱許。

第十二章 楚文學

楚以武穆王馬殷開國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二七）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九五—）爲南唐所併。他們雖然開國，但只稱王而沒有稱帝。諸王之中，如文昭王「好學善詩，頗健禮文士。」（見十國春秋楚文昭王世家）故楚的文學，尙稱興盛。

但楚的文學，不過承襲前代的舊文學而已。他們對於新興文學的詞，竟沒有一個人敢作，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陷。當時能寫舊體詩的，有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何仲舉、翁宏、廖融、王元諸人。

徐仲雅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初爲昭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他年十八，也與其列。楚人以爲榮。及國亡，屏迹荒蕪，不欲仕進。周行逢慕他的名，署爲節度判官，他辭以疾，後被放於邵州。結廬山寺，以詩酒而終。

他有驚才，長於詩文。著作甚富，多至百卷。但今已散佚，詩則只存六首。其詩多寫其負氣不屈的

精神，蓋爲遜迹後之所作。如詠櫻樹：

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繡。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

廖匡圖虔州虔化人。初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同在十八學士之列。居數年卒。他有集一卷，今但存詩四首，其詩頗爲清雋，如九日陪董內召登高：

祝融峰下逢嘉節，相對那能不怡神。煙裏共詩幽欄菊，樽前俱是異鄉人。遙山帶日應連越，孤

雁來時想別秦。自古登高盡惆悵，茱萸休笑淚盈巾。

此外如斷句「正悲世上事無限，細看水中塵更多」亦殊爲新警耐味。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在湘南累爲縣令。武穆王時，官容管節度推官。文昭王時亦署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

他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雨。平居嘗論詩道：「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有集一卷，今存詩九首。但他的詩殊不高妙，蓋過事雕琢，反形見拙了。惟送休公歸衡一首，尚稱佳妙，茲錄如下：

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歸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何仲舉營道人。後唐天成中登進士第。未幾歸事文昭王爲桂管觀察推官。及建天策府，因李宏舉的引薦，同與十八學士之列。後出爲全州刺史，又改衡州。遂卒。

他美姿容，俊邁絕倫。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時李宏舉爲縣令，怒繫他於獄中。有言他雅能文，且工敏。宏舉乃令他作詩，謂「若能詩，吾當貸汝。」他果援筆立就，宏舉大爲驚異，他今只存詩一首，卽在獄中所作者。

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卻一枝花。

又有秋日晚望詩斷句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宏舉推爲詩家之高逸者。

當時又有隱逸詩人翁宏、廖融、王元等，詩名均噪於一時。翁字大舉，桂州人。春殘云：「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幃？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愁夕，蕭颯暮蟬輝。」融字元素，隱居衡山，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箏細剝陰塵覆，錦帳香消畫燭幽。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元字文元，桂林人。登祝融

【峯云：「草疊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揮翼軫，翠欲滴澗湘。雲濕幽崖滑，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這些均清秀高逸，深篤可喜。

此外又有僧虛中，宜春人，住湘西栗成寺，與齊己、尚顏、栖蟾爲詩友。司空圖亦雅推重其詩句，有云：「十年華嶽多頭住，只得虛中一首詩。」他有碧雲集一卷，今存詩十四首。其詩清逸有致。如泊洞庭：

柳柳未知秋，依依館驛頭。客心俱念遠，時雨自相留。浪沒貨魚市，帆高賣酒樓。夜來思展轉，故里在南州。

楚之散文作家，殊寥寥無幾。惟石文德、李宏皋二人，較爲著名。

石文德，連州人。酷好學，博覽墳史，經日不忘。嘗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釐數百條辨駁之，讀者謂可比之於史通。又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頗可采，亦爲時稱許。

李宏皋不知何許人。武穆王時，由營道令累遷都統，掌書記。文昭王開天策府，他也與十八學士之列。及威服諸蠻，於溪州界立銅柱爲表，高丈二尺，命他銘之，文極爲時所稱。以爭立恭孝王事，爲恭

孝王繼殺。蓋他以恭孝王爲庶出，不應嗣位。他著有表狀一卷。

又有朱遵度者，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遍，當時推爲博學，號「朱萬卷」。因避遼主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來奔。文昭王待之甚薄，他乃杜門卻掃，專事著作。後徙居金陵。著有鴻漸學記千卷，羣書麗藻千卷及漆經若干卷云。

第十三章 吳越文學

吳越的開國，實始於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史稱夏四月，梁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謙進封錢鏐為吳越王，吳越之名，自此而起，吳越亦如楚之稱王而不稱帝，蓋仍臣事中原，未嘗有僭位之心。然在當時混亂的時代，名義上雖未稱帝，實際上等於稱帝是同樣的。中朝遣使進封，也不過是有名無實罷了。後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以國弱獻地歸宋，計稱王凡七十二年，在十國中可謂最久。

吳越諸王，均稱有文采，且能以禮下士。而言文學，實無可稱與蓋之處。除詩人羅隱以外，餘皆默無聞。大約當時文人，多趨向於西蜀與南唐，南唐原與吳越為鄰國，文人既趨向於彼，當然不會再趨向於此了。而南唐之建國與亡國，亦與吳越相先後，故文學之中心點既被南唐所侵據，無怪吳越文學是這樣的落寞了。

吳越也沒有做詞的作家。惟據陳師道后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云：『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上。』」是忠懿王錢俶似也能作詞。只可惜僅存此斷句，其餘已都散佚無聞了。至於寫舊體詩的詩人，羅隱以外，武肅王錢鏐，忠懿王錢俶亦都能詩。此外惟謝鸞，吳仁璧寥寥數人而已。

羅隱（八三三——九〇九）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貌寢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改今名。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滂營壻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不合而歸。以詩卷謁武肅王，卷首爲夏口詩有云：「一箇懶衙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王覽詩大笑，辟他掌書記。累官錢塘、縣令、節度判官。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朱全忠召他爲諫議大夫，他不行。於天寶三年辛，年七十七。他性傲睨，喜謔語。所爲詩文，每有逸氣，而常涉刺譏。雖未及第，而詩名擅一時。據云他嘗以詩投相國鄭畋。畋有女殊麗，喜詩詠。讀隱作，至張華謾出如舟語，不及劉侯一紙書，由是切慕之。精爽飛越，莫知所從。隱忽來謁，女從簾後窺見，寤之狀，不復念矣。（見唐才子傳）亦足見他的詩能感人地方。著有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淮南寓言七卷及邊

書五卷。茲舉其投所思如下：

顏頰長安何所爲，旅魂窮命自相疑。滿川碧嶂無歸日，一榻紅塵有淚時。雕琢只應勞郢匠，膏肓終恐誤秦醫。浮生七十今三十，從此悽惶未可知。

他的詩，又能善用俗語俚言，至今猶爲人所引用者，如自遺：

得卽高歌失卽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又如鸚鵡：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武肅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幼時儻有大度，志氣雄傑。乘唐末亂離，削平江浙而據有之。既封爲吳越王，還里省塋，延故老大陳郟飲，於卽席自唱還鄉歌云：

三節還鄉分挂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驕馬歸。

此歌頗似漢高祖的大風歌，但不若大風歌的雄壯而已。

忠懿王錢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爲武肅王之孫。史稱他「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見吳越備史）然今已散佚，只存宮中作一首：

廊廡周遭翠幔遮，禁林深處絕喧譁。界開日影憐窗紙，穿破苔痕惡筍芽。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結冰花。謝公未是深沈量，猶把輸贏局上誇。

吳仁璧字廷寶，吳人。唐大順二年（八九一）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佯狂行乞於市。武肅王聞其名，待之客禮，並欲辟爲幕職，他以詩因辭，又請他爲秦國太夫人哀銘，他也堅不肯屬草。武肅王大怒，沉他於江中。他竟可謂爲文學而殉身了。他有詩集一卷，今存十一首。其詩風格不高，投謝錢武肅云：

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椽，力微無計報焚林。繁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

謝鸞南康人，舉唐進士。仕武肅王。善爲詩，有令名。進士表說選其詩之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惜

今已散佚。

當時能作散文的頗多，章魯封、沈崧、皮光業、林鼎均較爲著名。

章魯封桐廬人。舉進士不第。有雋才，少與羅隱齊名。武肅王既破董昌，辟他爲表奏孔目官，他拒不受。武肅王命史筮之，乃勉就職。累官蘇州刺史。著有章子三卷。

沈崧字吉甫，閩人。登唐乾寧二年（八九五）進士第。歸閩經杭州，武肅王留爲鎮海軍掌書記。累遷至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出其手。文穆王立，置樞密院，選吳中文士，命他領其職。後爲丞相，年七十六卒。有文集二十卷。

皮光業字文通，世爲襄陽竟陵人。父日休，唐末有盛名，徙家於蘇州。十歲能屬文，以所業謁武肅王，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並賜進士及第。文穆王嗣立，拜爲丞相，凡教令儀制，多所考定。年六十七卒。著有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妖怪錄五卷。

林鼎字渙文，本侯官人，父無隱，徙居明州。初謁武肅王，以爲觀察押牙。文穆王襲位，拜爲丞相。年五十四卒。他性謹正而強記。中年讀書必達曙。所聚圖籍，皆手鈔數過。卽殘編斷簡，亦較縫補綴，無所

厭倦。著有吳江應用集二十卷。

此外范贊時，蘇州人，爲宋范仲淹之祖。林克己，錢塘人，爲宋林逋之祖，均博洽善文章。贊時所輯資談六十卷，世多藏之。又有僧延壽字沖立，本姓王，餘杭人，著宗鏡錄一百卷。僧贊寧，本姓高，德清人。後入宋，著有高僧傳三十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今均傳於世。

第十四章 閩文學

閩之建國，實始於後唐高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卽史所稱的惠宗。太祖王審知，嗣子王延翰均未稱帝。當時亦有勅太祖稱帝者，太祖曰：「我寧爲南門節度使，不作南門天子也。」（見國朝）秋闕太祖世家）後於晉齊王建德二年（九四五）爲南唐所滅，其立國不過十餘年而已。

不過我們要談閩的文學，必須上溯於太祖王審知副威武節度使起。（八九七）史稱太祖雖起於盜賊，而爲人「純樸」。雖下士，因此資至如歸，唐之衣冠卿士，跋涉來奔，如韓偓，如崔道融，如徐寅，如黃滔，如翁承贊，均爲著名的文學之士。故閩的文學，遂得稱盛。太祖以後，諸帝惟以跋扈篡奪爲事，無復文學之可言了。

韓偓字致堯，號玉樵山人，京兆人。唐龍紀初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屢欲相之，他讓而不受。後爲朱全忠所忌，貶榮經尉。昭宗被弑，挈族來依太祖，僑居南安。朱全忠篡位，召他不去。龍德

三年（九二三）卒。

他著有翰林集一卷，香齋集三卷。其詩多寫綺麗側豔之詞，有晚唐遺風。如五更。

往年曾約鬱金牀，半夜潛身入洞房。懷裏不知金鈿落，暗中唯覺繡鞋香。此時欲別魂俱斷，自後相逢眼更狂。光景旋消惆悵在，一生贏得是淒涼。

如畫莊：

碧樹陰盡隔簾櫳，扇拂金鷄玉釵烘。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唯見下裳紅。頰帶乍纒冰壺冷，倦枕徐敲寶髻鬆。何必苦勞魂與夢，玉昌只在此橋東。

均是穠極香膩的。又如秋村：

稻穗蓼紅溝水清，荻園葉白秋日明。空坡路細見騎過，遠田人靜聞水行。柴門狼藉牛羊氣，竹塢幽深雞犬聲。絕粒石經香一炷，心知無事即長生。

又如船頭：

兩岸綠蘼齊如翦，掩映雲山相向晚。船頭獨立望長空，日豔波光逼人眼。

這些寫景寫情，亦殊逼切動人。所以他的詩，又與當時韋莊、羅隱，稱三大家。他亦工詞，綺麗如其詩。生查子云：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懶卸鳳凰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此種輕少女兒，愁思之苦，直道出。他雖未被選入於花間，而實當花間諸作家。惜其詞已多散佚，今只存三首了。

崔道融，荊州人。唐時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後避難來閩，依太祖，與司空圖、黃滔爲詩友。他卒，謚爲文以弔之，詞甚哀切。著有中唐集十卷，但今多散佚。

他作詩，最工絕句，語意妙甚。如寄人：

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

又如對早梅寄友人：

憶得前年君寄詩，海邊三見早梅詞。與君猶是海邊客，又見早梅花發時。

這些都是含意深長，頗饒馮味。辛文房推謂「晚唐間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
李，拔乎其顛者矣。」（見唐才子傳）其言雖屬過譽，而要之清焉動人，有足取者。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唐乾寧二年（八九五）進士。元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九〇一）受太祖詔，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梁時，稱藩多僭位稱帝，太祖雖據全閩，而終身
只爲節將，皆他規勸之功。

他爲文瞻蔚典則，當時國中大著作，多由他屬草。詩則清淳鬱潤，有貞元、長慶之風。如落花：
落花辭高樹，最是感人處。一一旋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沙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
情任西東。

又如寄友人：

君愛桃李花，桃李花易飄。妾憐松柏色，松柏色難凋。當年識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見君意，日
暮何蕭條！入門有勢利，孰能無驚鷲？

徐寅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後歸鄉里。太祖辟掌書記。因禮待簡略，他

遂拂衣而去，隱居於延壽溪以終。關於此事，十國春秋本傳有一段記載，茲錄如下：

（寅）嘗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誤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僮夫，望英風而膽落。」梁王得賦大喜，遺縑五百疋。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晉王克用，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太祖辟掌書記。唐滅於閩，使寅非宗室，非宗遠世，復曰：「徐寅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寅爾，今但不可用可矣。」即日戒閣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

他才思敏絕，善作詩賦。著有探龍釣磯二集。其詩多寫胸懷抑鬱不平之語，如旅次寓題：

胡爲名利役，來往老關河？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途窮憐抱疾，世亂恥登科。卻起漁舟念，春風釣綠波。

又如古往今來：

古往今來恨莫窮，不如沈醉臥春風。雀兒無角長穿屋，鸚鵡能言卻入籠。柳惠定嫌居下位，朱

雲直上指三公。閉思郭令長安宅，草沒匡牆舊事空。

這些都是寫自己失志而聊以自慰之語。他的賦著名者如止戈爲武賦、人生幾何賦、斬蛇劍賦、過驪山賦，均極爲時人所傳誦，且有以金書列爲屏障者，其珍重可知。

翁承贊字文亮，福唐人。唐乾寧三年（八九六）進士，又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後仕梁爲諫議大夫，後爲閩王冊禮副使。因歸依太祖，太祖待之甚厚，遂以爲相。他勸太祖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

他體貌甚偉，亦工於詩，時人稱其高妙。如晨興：

晨起竹軒外，道遙清興多。早涼生戶牖，孤月照關河。旅食甘藜藿，歸心憶薜蘿。一尊如有地，放意且狂歌。

此外能寫詩者尚多。十廷柱爲太祖弟密卦之子，官節度使。吳徐寅云：「延壽溪，頭款逝波，古今人事半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顏仁郁字文傑，泉州人，爲歸德場長。農家云：「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劉乙字子真，亦泉州人，隱安

溪風嶺山、鄭良士字君夢，仙遊人。均稱能詩云。

閩之散文作家殊寥落無可稱者。有之，惟陳蟻、劉山甫兩人尙可述者。此外黃滔、徐寅原亦能文，惟均不如其詩的著稱。

陳蟻字延封，莆田人。幼居北平山讀書，登光啓三年（八八七）進士第，授京兆府參軍。太祖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終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年七十五卒。他弱冠卽能文，所著有表、疏、奏、牒，凡三百篇。

劉山甫，彭城人。仕太祖爲威武軍節度判官，後遷殿中侍御史。他故中朝舊族，富有才藻。著金鑑、開誠十二卷。嘗撰徐寅墓誌銘，情文兼至，爲世所稱。

第十五章 荆南文學

荆南，新五代史作南平，因武信王高季興曾受後唐封爲南平王的原故。但宋史十國春秋均作荆南，故我們也稱荆南。

荆南在十國中是一個最小的國度，只有州府三。所以他們也是臣事中朝，惟受中朝的封爵而已。計自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武信王據有荊州起，至宋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高繼仲降宋止，凡五十七年。其間稱王之年，不過四十八年。（自九一三年梁封渤海王起，至九六〇年貞懿王薨）史稱武信王雖一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縉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故當時著名詞人孫光憲，詩僧貫休，齊己，均在荆南。貫休後以忤成汭故，遽放黔中。故今只遺孫光憲與齊己二人。此外如梁震，王貞範之輩，也附論之。

孫光憲（？……九六八）字孟文，貴平人，家世業農，至他獨讀書好學。唐時爲陵州判官。大成

初，避地江陵，時武信王方招致四方之士，因梁震的推薦，入掌書記。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御史大夫。及宋滅，湖南，假道於荆，他乃立勸高繼沖獻三州之地歸宋。宋太祖嘉其功，授黃州刺史。乾德末卒。

他博物稽古，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著作頗富。惟最著者乃他所作的詞。當時花間集輯他的詞最多，至六十篇。十國詞人，除蜀與南唐外，其他只有列、阮二人而已。而他的作品，意境也都十分高妙的，不愧為第一流的作家。如思帝鄉：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堂簾下斂羞蛾。六幅羅裙窄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地疎雨打團荷。又如謁金門：

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揚州初去日。輕別離，甘拋擲，江上滿帆風疾。卻羨綵鷺三十六，孤鸞還一隻。

這種寫少婦的離愁，真是刻畫殆盡。他也寫隱士生涯，清逸瀟灑，別有情致。如漁歌子：

泛流螢，明又滅，夜涼水冷東灣闊。風浩浩，笛寥寥，萬頃金波澄澈。杜若洲，香郁烈，一聲宿雁

霜時節，經書水，過松江，盡屬僧家日月。

此外他又著有荆臺橋齋集。又有北夢瑣言，多採詞家逸事，今傳於世。

僧齊已益陽人。本佃戶胡氏子，名得生。七歲，在大滙山寺落髮爲浮圖。久之，居湖南道林寺。後欲遊蜀，武信王聞他名，適留不令去，署爲龍興寺僧正。終於江陵，自號衡嶽沙門。

他在當時，與僧貫休爲兩大詩僧。初以詩師鄭谷。後在潭州，曾仲舉、廖巨剛、劉昭禹輩，皆心折之。時人有戲呼之爲「詩叢」。一有詩八百首，孫光憲爲作序文，名白蓮集。

他居衡嶽，故寫詩亦多鬱鬱之詞。此外則不脫佛家本色，另有其清逸之致。如驚秋：

曉衝鷺覺向秋風，萬里心疑淡蕩中。油影倅翻紅蕩菖，井聲乾落綠梧桐。破除閑事蓮歸道，銷耗勞生旋成空。妖殺九原狐兔意，豈知丘隴是英雄。

此種「豈知丘隴是英雄」大有自歎不如之意。又如日日曲：

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任是神仙容，也須成朽骨。浮生滅復生，芳草死還出。不知千古萬古人，祇向青山爲底物！

此蓋寫禪家所謂「空」的一字，萬事皆空，何必留葬於青山呢。

梁震邛州依政人。唐末進士，流寓京師。梁初歸蜀，路過江陵，武信王喜他才識，留而不遣。欲奏爲判官，他以恥爲強藩屬吏，但求爲賓客，王因稱之爲先輩。文獻王繼立，固請退居，王爲築室於土洲上。自是他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著有文集一卷。

王貞範江陵人。事文獻王爲推官，異官於多數。但素精於春秋，有正村預左傳註數百條。他又爲女弟曲譜製序，一時咸詫以爲異。

第十六章 北漢文學

後漢既爲郭威所篡，（九五—）高祖弟晏，因據太原以北諸州，自立稱帝，是爲北漢。故北漢在十國之中，建國最晚。凡傳四主，至英武帝廣運十二年（九七九）亦爲宋太宗所滅。在十國中，亦以他亡國爲最後。

北漢北有強遼，南有周、宋，區區一隅，不速亡已屬幸事，欲求其興，自屬難乎其難。且年祇又僅不過二十九年，故言文學，幾等於無。而諸帝亦忙於納貢遣兵之事，當然對於文學是無暇來顧及了。無已，姑將當時稱能文者，略述如下：

趙宏，薊州漁陽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世祖稱帝，雅愛其才，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尙書。睿宗天會四年（九六〇）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出知嵐州，爲宋太祖所圍，他乃出降，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使。年六十七卒。

他雅善音律，能吹笛。又善爲詩，人多諷誦。著有觀光集若干卷，惜今已不傳。

李暉字孟深，汴州陽武人。後漢乾祐初進士，客遊廬州。世祖稱帝，署爲州從事，後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仕睿宗父子，累官至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他可說是北漢最得榮任的大臣，可是後來也降於宋，降爲殿中監，後又出知廣州。年七十三卒。

他性躁達，善談名理。又工文詞，以妍麗見稱於當時。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詔他撰碑銘，文長千餘言，一時無不歎絕。

又有楊夢申者，不知何許人，睿宗時累官右諫議大夫，亦長於碑銘。曾奉敕撰定王維顯神道碑，文不加點，朝士多稱賞之。王保衡，亦不知何許人，仕英武帝爲中書舍人，直翰林院。博學有文名，著有晉陽見聞要錄行世。王景純，太原人，典譚用之爲文友，以文章相砥礪，不求仕進。時時購鈔四方之書，晚年集書至數千卷。國亡入宋，終於汴京。

第十七章 民間詞曲

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幾章裏，都是關於文人學士的文學，而卻沒有說到民間的文學。我們早已知道詞起於民間，流傳於婦女歌伶之口的，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所採用，而變成典雅的文學。所以在當時，除典雅的文學外，必儘有淺俗的民間文學，這在詞一方面，是無可諱言的。自從熒煌石室所發現漢文卷子裏，有雲謠集雜曲子一種，我們更可證明在當時確有這一種素樸的文學了。這集裏有雜曲子三十餘首，有十二首是闕了的。牠們都沒有作者的姓名，牠們的詞也是無題，如鳳歸雲、天仙子、如破陣子、如長相思，都是調即是題，所以我們可以深信，這些曲子，是五代的民間文學無疑，最早不過在唐季而已。

這三十餘首的雜曲子，所寫也不外乎閨情與離思。有的也寫得十分典雅，這也許已經文人潤飾了的。但大多數總不失卻牠們淺俗一種素樸之氣的。如破陣子：

年少征夫軍帖，書名年復年。爲覓封侯酬壯志，攜劍彎弓沙碛邊，拋人如斷絃。迢遞可知聞，閣，吞聲忍淚孤眠。春去春來庭樹老，早晚王師歸卻還，免教心怨天。

又如雀踏枝：

巨耐靈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驛身卻放我向青雲裏。

這些都寫少婦遠思征夫，其語淺，其情真。蓋當時國內混亂，征夫久久不歸，無怪閨中少婦，怨天恨地，把自己比擬像鎖在金籠裏一般，此種風趣，真非文人學士所能模擬得到的。